口 12
3764
100

Q12
3764
100

南菁書院藏書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毛詩傳箋通釋二十四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大雅

文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瑞辰按不爲語詞玉篇曰不詞也是也故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讀同不然之不因增乎字以足其義失之不丕古通用丕亦語詞不顯猶丕顯也時當讀爲承時承一聲之轉大戴少閒篇時天之氣卽承天之氣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皆時承古通用之證詩若作承則與右不得爲韻故必

91-133

時以韻右是知此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清廟詩不顯不
尚書言丕顯丕承也王尚書釋周頌不承曰承者美大之詞
當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今按此詩帝命不
時時讀承亦當訓美帝命曰時猶天子之命曰休命曰大命也
若訓爲以下承上之承則不詞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在察也文
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朱子集傳益以文王之神
在上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瑞辰按集傳之說是也
墨子明鬼篇下引詩在帝左右言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
豈能在帝之左右也是墨子以詩爲文王既沒其神在帝左右
矣古者言天及祖宗之默佑皆曰陟降敬之詩曰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之陟降也閔子小子詩曰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訪落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言祖宗之陟
降也天陟降文王之神亦隨天神爲陟降故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昭七年左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與此詩文法正
同汪氏中以恪爲降字之譌是也陟降或曰陟下洪範惟天陰
騭下民劉台拱曰騭古陟字騭下猶言陟降言天甚愛下民陰
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言之則曰降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
罔有降格爾雅釋詁格陞也降格猶云降陟也
豐豐文王傳豐豐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豐豐勉也廣雅釋訓
豐豐進也進亦勉也說文無豐字豐者夆之省隸變爲豐或作
丰夆从夆省从酉分聲丰从丰从酉文古音同部故

字同音亦同也古音微與文通故周官鄭司農注曰釁讀爲徽
徽从微省聲音近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又作𣪊楚史
老字子𣪊𣪊卽眉也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崔靈恩讀作娓
娓說文媚讀若眉則知亹之通作娓猶眉之借作釁與𣪊也亹
又音門詩扈鶩在亹是也亹勉一聲之轉禮器君子達禮亹焉
鄭注亹亹猶勉勉也棫樸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𣪊𣪊
我王韓詩外傳引作亹亹我王是也勉勉又轉爲明明爾雅釋
詁孟勉也孟明古同聲通用如孟津通作
盟津是其證故勉謂之孟重言之
則曰明明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此詩亹亹天子令聞不
已也魯頌有駜詩在公明明猶言在公勉勉也亹亹又轉爲沒
沒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鄭注亹亹沒沒也爾雅釋詁沒勉

也邵晉涵正義曰亹亹矗沒以聲轉爲義是也又轉爲勿勿大
戴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盧辨注勿勿猶勉勉也又
通作穆穆曇子明鬼篇下引此詩作穆穆文王令問不已是也
又轉爲旼旼大戴記亹亹穆穆司馬相如封禪文旼旼穆穆旼
旼卽亹亹也說文忞強也段本作自勉強也又曰慔勉也論語
文莫吾猶人也劉台拱曰文莫卽勉強廣雅釋詁文勉也並同
義是則亹亹娓娓勉勉明明沒沒勿勿穆穆旼旼皆以聲近互
轉字當以忞忞爲正忞又通作敳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忞今立
政作敳釋詁敳强也說文敔彊也敔又借作昏盤庚不昏作勞
鄭注昏讀爲敳敳勉也爾雅釋訓懋懋慔慔勉也慔慔亦沒沒
之轉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哉始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周國戴震曰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載周古字載與哉通
哉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國語說之曰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瑞辰按陳說文从㠯从木申聲古文
作坤亦从申陳錫卽申錫之叚借漢書韋元成傳載匡衡上書
云子孫本支陳錫亡疆義本齊詩而言陳錫亡疆與商頌烈祖
篇申錫無疆正同是知陳錫卽申錫也申重也重錫言錫之多
左傳引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施卽錫字不解陳字箋及杜注
訓陳爲敷布失之哉才以同部叚借說文才草木之初也从一
上貫一將生枝葉也爾雅釋詁哉始也哉卽才之叚音
哉載以同聲通用皐陶謨乃賡載歌曰正義引鄭注載始也皐

陶謨載采采史記夏本紀作始事事載之爲始猶哉之爲始也
是知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義正相成宣十五年左傳引此
詩而釋之曰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此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卽廣雅釋詁作造始也是知造周作周皆釋詩哉周之義箋
謂造始周國是也國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猶云能造周以至
於今載亦始也戴震訓爲栽殖之栽失之韋昭國語注訓載爲
成亦非

本支百世傳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瑞辰按本如木之有本支卽
枝也莊六年左傳引詩正作本枝百世
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世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瑞辰按不亦二字皆語

詞不顯亦世謂其顯及世與思齊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等句
法相類魏書禮志引詩作不顯奕世後漢書袁術傳注引作不
顯奕代按代字蓋避
唐諱而改今按汪中曰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
震碑亦世繼民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亦世
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亦世克昌先生
郭輔碑休矣亦世亦世卽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卽乃
丕顯奕世耳亦與奕古本通用爾雅釋詁奕大也噫嘻詩亦賜
大也是亦卽爾雅釋詁奕大也噫嘻詩亦賜
爲奕之證奕之言繹也玉篇繹長也奕世卽長世也或亦訓
爲累世後漢書楊秉傳臣奕世受恩注奕猶重也重卽累也三
家詩蓋有作奕世者爲魏書及漢碑後漢書注所本則不顯奕
世與不顯成康句法相類然據下文世之不顯卽承上不顯亦

世言之仍从毛詩作亦訓爲語詞爲允

穆穆文王傳穆穆美也瑞辰按傳本釋詁而釋訓又云穆穆敬
也據下言敬止則穆穆卽爲敬皃說文睦敬和也郝懿行曰穆
穆卽睦睦之假借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瑞辰按假假古同聲通用故假亦可訓固
但劉向引孔子讀此詩而釋之曰大哉天命則假宜从爾雅訓
大劉向說多本韓詩韓詩自訓大耳

有商孫子箋使臣有殷之孫子瑞辰按此上言天命在文王故
箋訓爲臣有殷之孫子文義方順焦循謂有爲語詞失之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箋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瑞辰按麗者數
之淆借方言說文竝曰數數也不爲語詞不億卽億猶云子孫

千億耳箋以爲不徒億失之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商之孫子其敷不徒億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此以申毛是也服訓爲臣服之服可言維服于周服亦可言維服于周若如箋說言君於周之九服尚可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胡承珙曰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趙亦訓侯爲維服爲臣服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王之蓋臣傳蓋進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蓋進也周書皇門稱朕蓋臣大明爾德孔注蓋本草名訓進者當爲建字之同音叚借說文建自進極也建進以疊韻爲訓埤倉云建至也至亦進也又按方言孑蓋餘也又曰孑俊也遵俊也則蓋與俊亦音近而義通

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瑞辰按傳以無爲語詞但據爾雅釋訓勿念勿忘也與不徹不道也一例是讀勿與有無之無同不以無爲語詞則當訓念爲忘古字以相反爲義或有訓念爲不念者與亂之訓治相類孝經釋文引鄭注無念無忘也義本釋訓與毛傳異義

駿命不易箋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瑞辰按易字無傳陸知傳讀以豉反者蓋本王肅述毛正義則誤合傳箋爲一矣鄭注大學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亦讀同難易

之易至箋詩則訓爲不可改易失矣古音難易之易讀與改易之易同版之詩牖民孔易與益辟等字爲韻是其證也後人異其訓因異其讀古人初無別耳

無遏爾躬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瑞辰按說文遏讀若桑蟲之蝎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本吳子遏伐楚公穀經俱作謁是遏謁古同音通用之證

宣昭義問傳義善也箋宣徧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瑞辰按宣昭猶言明昭義問猶言令問嘉問字通作聞說文聞知聲也引申之義爲聲問朱子集傳謂布明其聲譽於天下箋謂以禮義問老成失之

有虞殷自天傳虞度也箋有又也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瑞辰按爾雅釋言殷中也左傳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虞殷自天言既偏昭善問又度中道於天也下文上天之載二句又承上文而進言天道無聲臭之可聞以見天道難知惟當儀型文王耳箋讀殷爲夏殷之殷謂度殷所以順天之事失之上天之載傳載事也瑞辰按載事古音近通用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本紀載作事毛傳蓋以載爲事之叚借載又通縡廣雅釋詁縡事也漢書楊雄傳上天之縡縡卽載也三家詩蓋有作縡者說文無縡有縡云縡籀文繒从宰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縡卽縡之从宰不省者載宰同聲故通用鄭注中庸引詩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義與毛傳不同

無聲無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臭不聞香臭瑞辰按

聲當爲馨之叚借聲與馨均从殸得聲故經傳或通借漢衡方碑耀此聲香正借聲爲馨說文馨香之遠聞也椒聊詩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叚玉裁謂傳聲字爲馨字之譌今按此詩聲字亦當作馨馨與臭相對成文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文選嵇叔夜幽憤詩庶勖將來無馨無臭正本之三家詩用本字也毛詩及中庸引詩均借作聲鄭君遂以聲音釋之蓋失其義久矣

大明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瑞辰按大明蓋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注明明詩篇名當卽此詩是此詩又以明明名篇蓋卽取首句爲篇名耳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孔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挾日之挾非瑞辰按爾雅釋言挾澈也澈卽達釋名達澈也小爾雅徹達也是矣作挾者說文無挾字古挾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挾是挾古作挾之證釋文挾有子燮子協二音卽挾音也挾之言接也儀禮鄉射禮大射儀注竝云古文挾皆作接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接交也小爾雅接達也挾卽接故義亦爲達達泰音義近泰者通也其象爲上下交堂之兩夾謂之

左達右達亦取其與堂相接相通而名之也至周禮之挾日干本作市日謂十日徧也四達不悖則必徧義亦相成而不相背故廣雅釋詁又曰接徧也然此乃引申之義不若訓通之爲本義矣至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俠乃挾之通借字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瑞辰按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廣韻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是任姓出自黃帝之證不曰摯任仲氏詩稱摯仲氏任者段玉裁曰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即春秋紀季姜之比是也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注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路史令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甯府城東是摯實殷畿內國故詩曰自彼殷商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瑞辰按身者娠之省借身字从人厂聲娠復从人身聲是其字从二人以象懷孕者之重人也毛傳身重也說文娠神也據爾雅釋詁申神重也神有重義是知說文訓神與毛傳訓重同義娠之訓神猶說文申亦訓神神即重也段玉裁謂說文神當作身又謂申訓神不可通竝失之娠與娠聲近而義同廣雅釋詁孕重妊娠身嫋娠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重也蓋釋元應所見毛詩或作娠耳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是娠與身通之證

以受方國箋方國四方來附者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大也晉語

今晉國之方韋昭注方大也爾雅方邱胡邱方與胡皆大也又方與旁古聲義並同旁亦大也方有大義方國猶言大國也箋訓爲四方失之

文王初載傳載識也瑞辰按載栽古同聲通用中庸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引詩上天之載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鄭君以上天之載爲天之生物與毛傳異然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爲始卽爲生猶作爲始又爲生也大作詩毛傳作生也載哉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載正訓生卽謂文王初生耳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發詩正義引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是知大姒葢與文王年相若亦年十三方能生子若如傳訓載爲識正義謂文王有所識大姒始生大姒小於文王一二歲豈大姒十一二歲卽生子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毛傳訓載爲識殊爲未允戴氏震據中庸鄭注築牆立版曰栽以初載爲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亦非至朱子集傳訓載爲年文王卽位年已四十餘斷無尚未娶妻之事或遂疑大姒爲文王繼配皆臆說耳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瑞辰按洽卽邰之叚借說文邰在馮翊郃陽引詩在郃之陽顏師古漢書注引詩亦作郃三家詩葢有从本字作郃者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古夀國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

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爲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
妃大姒卽此國之女是皆莘在邰陽之證漢邰陽縣蓋因詩在
邰之陽而立名邰古省作合魏世家文侯時西攻秦築雒陰合
陽字作合段玉裁曰蓋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在合之陽故許引
以說會意秦漢間乃製邰字耳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許
引詩作邰後人所改今按段說是也合水之加邑而作邰猶豐
水詩書止作豐左傳及說文皆加邑而作酆耳

文王嘉止傳嘉美也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瑞辰按周官
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卽昏禮也相鼠詩毛傳止禮也廳
雅亦曰止禮也嘉止卽嘉禮謂文王將行嘉禮耳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箋旣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

之如天之有女弟釋文俔磬也說文云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
也瑞辰按俔磬二字雙聲故通用俔之轉爲磬猶韓非外儲說
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不罄於前罄於前卽
見於前爾雅蜆縊女卽爲罄縊女也爾雅蜆縊女郭注小黑蟲
阮宮傑按勘記曰釋文蜆孫音俔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子注縣縊殺之曰罄罄者經死之名蜆縊女猶言罄縊女耳據
說文俔譬諭也當以俔爲正字韓詩作罄通借字也漢世通借
作罄已久人皆知罄之爲譬故毛公以今釋古韓詩遂从今字
作罄耳正義曰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罄作然也是唐時猶通
以罄作爲譬至爾雅釋言閒俔也亦釋此詩當俔在閒上今本
誤倒耳據釋詁顯閒代也顯俔音相近郝懿行曰顯卽俔之段
音今按代亦比儗之詞猶言譬也說文代更也古者以此易彼

謂之代以此儗彼亦謂之代晉宋人儗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儗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俔閒代之義亦與譬通說文俔字注一曰閒見卽本爾雅俔閒之義郝懿行曰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

纘女維莘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箋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瑞辰按括地志引世本曰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唐世系表唐韻並曰夏啟封支子於莘是莘爲大姒國之證纘女與長子相對成文纘當爲孈字之叚借說文孈白好也廣雅釋詁孈好也廣韻孈好容兒纘字又與踐通大雅崧高詩王纘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踐與靖古亦通用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云靖善也善亦好也美也女之美色爲好美德亦爲好孈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傳箋不明叚借之義遂以纘字本義釋之但云繼女則不詞故必增成其義謂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然與長子卽長女語不相類非詩義也長子維行傳維行大任之德焉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瑞辰按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朱彬曰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今按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列等也上言維德之行者言大任德配王季此言長子維行言大姒德等文王也箋配文王維德之行雖亦取上章爲說然上章箋云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則不以

行爲等列固已失其義矣

篤生武王傳篤厚也箋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瑞辰按

朱彬作釋大一篇言尚書凡言大者皆語辭不誕洪宏皆大也

亦皆語詞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字凡見皆詞也按墨子經篇厚

有所大也是厚與大同義故篤訓厚亦爲語詞微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亡殷國召旻詩天篤降喪猶多士云

天大降喪于殷毒篤與大皆詞也因知此詩篤生武王猶魯頌

是生后稷公劉詩篤公劉猶生民篇誕后稷之穡篤亦助句之

辭若訓爲厚生武王厚公劉則不辭矣說文毒厚也又篖厚也

讀若篤又竺厚也是知篤乃篖之叚借若篤之本義則說文訓

爲馬行頓遲也又按洛誥篤字凡五見惟篤前人成烈宜作大

字解其餘汝受命篤弼即受命爲弼也篤敘乃正父即敘乃正

父也惠篤敘即順敘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當讀篤罔不若時

爲句謂罔不若時也四篤字皆語詞詩舊皆訓爲厚失之又按詩

內言中字多語詞中與竹雙聲篤從竹與督同聲莊子緣督以

爲經李云督中也篤之爲語詞或亦如中之爲語詞耳

燮伐大商傳燮和也箋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

位三五也瑞辰按燮與襲雙聲燮伐即襲伐之叚借猶淮南子

天文篇而天地襲矣高注襲和也襲即燮字之借也春秋左氏

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襲公羊僖三十三年何休注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曰襲周書文傳解引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伐與

襲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風俗通皇霸篇引下章肆伐大商作襲

伐竊謂襲伐本此章變伐之異文三家詩蓋有用本字作襲伐者應劭偶誤記爲下章文耳變伐與肆伐義相成襲伐言其密肆伐言其疾也據公羊注以襲爲輕行疾至則變伐與肆伐義亦相近傳箋並訓變爲和失之

其會如林傳如林言眾而不爲用也箋殷盛合其兵眾瑞辰按說文旜字注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槌敵也嚴可均曰旜卽後世劈歷車說文不言大木建於何所必有脫文唐類苑太平御覽載魏武帝令引說文旜發石車也則古本建大木上有發字今脫去據左傳正義引賈逵曰旜發石也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許君引春秋傳及詩其說蓋本賈逵以許君从賈逵受古學也三家詩或亦有作旜者馬融廣成頌旃旜森其如林卽本此詩是馬融詩傳亦作旜然以旃旜連言仍以旜爲旌旗左傳杜注旜旃也說文旜旌旗也引詩其旜如林春秋傳曰旜動而鼓是三家詩有作旜者自以爲旃不以爲發石也發石之制初見范蠡兵法恐非商時所有且以爲如林則可以言旌旗不可以狀發石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矢誓也虞翻易注曰矢古誓字矢于牧野謂周王誓師于牧野當連下維予侯興三句言三句皆誓詞也傳箋皆承上殷商之旅二句言失之維發語詞爾雅矣乃也維予侯興猶言維予乃興也箋訓侯爲諸侯失之又按正義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是

鄭君所見詩原作坶野今作牧非古也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
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坶卽坶之隸變毋牧聲之轉故
通作牧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
也天謂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瑞辰按此與閟宮詩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皆詩人取武王誓詞以爲詩女指所誓之衆非指
武王也此詩女對上維予侯興言予爲武王自指則知女指所
誓之衆矣孔廣森曰大誓逸篇曰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
謂無貳爾心也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其說
是也臨當讀如上帝不臨之臨又襄九年左傳曰且要盟無質
神弗臨也臨謂神明鑒之如有貳心則必爲神明所察故以上
帝臨女懼戒之非下須上之詞也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正以無貳爾心證臣之
忠於君箋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失之又按釋詁貳疑也貳者貳
之譌貳者忒之借無貳爾心卽無忒爾心閟宮詩無貳無虞亦
當爲無忒

維師尚父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
瑞辰按父與甫同甫爲男子美稱尚父其字也猶山甫孔父之
屬連師稱之猶大師皇父之屬宣和博古圖載周惟父卣銘曰
穆從師惟父又曰對揚師惟父正與師尚父之稱相同傳云可
尚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尚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箋以

時維鷹揚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鷹摯鳥也瑞辰按楚詞天問曰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注蒼鳥鷹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揚羣飛誰使武王積聚之者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也是鷹揚古以指衆帥羞謂以師尚父爲衆帥之長則羣帥莫不奮發如鷹揚也孫氏星衍曰揚當讀如爾雅鸗白鷺之鸗謂如鷹與鸗作揚者消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鸗白鷺同類似亦分鷹揚爲二鳥鷹揚猶云鷹鸇耳天問言蒼鳥羣飛以喻羣帥或亦分鷹揚爲二特言鷹以統之則古說詩者羞已有以揚爲鸗之段借者異毛傳之以爲飛揚矣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柜也瑞辰按各本說文無亮字段玉裁依六書故所據唐本補云亮明也从几高省而申釋之曰高明者可以佐人故義爲佐爾雅釋詁亮相道也又曰亮右也左右亮也義並相近廣雅釋言又曰亮相也是韓詩作亮爲正字毛詩作涼釋文引本亦作諒者皆段借字小爾雅涼佐也與毛傳同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肆故今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肆力也據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疾力也是知毛傳訓肆爲疾與爾雅訓肆爲力同義焦循曰古疾力二字多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力亦疾也今按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小爾雅肆疾也又肆突也廣雅釋詁突猝也猝亦疾也

是箋訓肆爲突亦與傳相成此詩肆伐與皇矣詩是伐是肆同義皆言用兵之疾力此詩箋訓肆爲故今失之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令伐殷合兵以清明瑞辰按會朝猶言會明會明猶言遲明黎明皆比明之義也史記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黎明圍宛城三匝漢書作遲明史記衞青傳遲明行二百餘里漢書作會明是會明與遲明黎明同義之證說文遼徐也廣雅釋言遼遲也遼或段作犂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又作黎旦史記尉佗列傳犂旦城中皆降伏犂旦卽黎明也今按比猶及也至也會卽比及之義廣雅會至也會明黎明遲明皆謂比明至明是知會朝亦謂比及於朝

卽始朝也焦循曰甲卽始也故傳又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至傳訓會爲甲者會甲二字雙聲甲爲十干第一甲一亦雙聲惠氏古義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兼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是知甲朝卽一朝也一爲數之始一朝卽始朝也皆與比及於朝之義相通又按說文會合也會甲皆一聲之轉故說文嗑讀若甲而甲亦有合義釋名肩堅也甲闔也與肩脅皆相會闔也甲可訓會合則會合之會亦可訓甲會朝爲天比明尚未大明之際故以爲合旦荀子武王伐紂厭旦於牧之野說文厭字注一曰合也玉篇厭合也厭合會三字亦同聲厭旦亦與會朝同義又烏有名盍旦者正謂其於合旦時鳴而名之也甲

有合義亦可與會朝相證明矣正義釋傳以會朝爲會值甲子之朝失之箋以會朝爲會兵衆以朝旦亦非詩義

緜

緜緜瓜瓞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故以瓜瓞喻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瑞辰按段玉裁曰傳本作瓜瓞二字云瓜瓞瓜紹也今本傳脫瓜瓞二字云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必小如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亦小故亦謂之瓞也瓜紹不云瓞以瓜紹之名名之故云瓜瓞又引爾雅瓞瓜說其本義也焦循曰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

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蒂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蒂瓜說文訓瓞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跌正與此合今案爾雅既曰瓞瓜又曰其紹瓞明是兩種瓞小瓜名瓞紹爲近本之瓜小如瓞亦名瓞也毛云瓜紹者以嗣續之義宜取其紹瓞之瓞恐人誤以爲瓞瓜之瓞然又引瓞瓜者明其本義也毛傳質略言瓜紹其爲釋瓜瓞可知不必如段玉裁所云增瓜瓞二字亦不得如焦循以瓜紹爲釋緜緜不絕之義非以釋瓜瓞也韓詩云瓞小瓜也爾雅舍人云瓜小瓜也爾雅瓞瓜說文作瓞瓜也瓜瓜即爾雅之瓜瓜交勻二字古音同部故通用爾雅瓜瓜九葉樊光本作駁與說文之以瓜爲瓜者正同至蒂說文云瓜當也此與瓞爲小瓜異義焦循以瓞爲蒂不若仍從古說以瓜瓞爲瓜紹爲允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圇時也瑞辰按說文引詩陶復陶穴作窡者葢三家詩云窡地室也此詩正義引作覆於地也說文又曰穴土室也段玉裁曰大雅箋云復者復於土上庾蔚之云復謂地上累土爲之均與詩疏云覆於地合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葢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直穴之中爲中霤也毛葢讀陶爲掏鄭惟云皆如陶然讀陶如窯爲異今按段說足以發明傳箋惟引庾說以復爲地上累土爲之則非淮南子氾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案高所引一說正爲復覆於地之制春秋襄三十年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杜注窟室地室也據廣雅窡窟也是窟室卽陶復之復左傳又云吾公在鞫谷是復實旁穿崖岸爲之亦掏其崖岸中之土爲之非累土於地上爲之也復之爲言覆也謂覆於上者穴則鑿地爲之窩崔應榴曰陶其土而爲之葢又陶其土而爲之窩其說是也陶从傳讀爲掏爲是不必如箋以爲似窯戴震以陶爲土擊復穴而居皆賴此陶爲之尤誤至淮南高注以復穴爲重窟者上旣陶其土以爲葢下又陶其土以爲室有似於重窟者然故或以爲重窟耳

來朝走馬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瑞辰按說文趣疾

也走馬卽趣馬之叚借故箋以早釋來朝而以疾釋走孟子趙注釋詩來朝走馬亦曰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玉篇引詩正作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是知古本毛詩葢有作趣馬者或以走馬爲單騎之始失之

周原膴膴傳膴膴美也釋文膴音武韓詩同瑞辰按左思魏都賦腜腜腜胸野張載注腜腜腜美也李善注引韓詩周原腜腜廣雅釋訓腜腜肥也亦本韓詩肥與美一也腜與膴古通用小雅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亦作腜據爾雅釋言慔愛也郭注慔韓鄭語方言作韓鄭曰懋是方音讀懋與慔同膴與腜亦猶是也韓詩葢本方音讀膴如腜字遂作腜與飴謀竈時茲爲韻毛詩字雖作膴其音亦當如腜字音梅釋文音武失之腜美以雙聲爲義腜通作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每謂草之肥盛卽腜腜也

葉茶如飴傳葉茶也荼苦菜也箋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釋文葉音謹按廣雅云葉蘬也今三輔之音猶然瑞辰按爾雅云葉有三爾雅齧苦葉一也又荼葉草二也廣雅葉蘬也三也荼葉之葉郭注以爲烏頭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菜葉蘬之葉本草以爲似藜一名拜一名蔄蘬非苦荼之類惟爾雅齧苦葉郭注今葉葵也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與毛傳言葉菜合說文葉草也根如薺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而爾雅言苦葉者古人語反猶甘草一名大苦也詩人葢取苦葉之名與苦荼同類遂並稱之正義以爲烏頭釋文以爲蘬並失之荼有四爾雅釋木檟苦

荼一也釋草荼苦菜二也蔎委葉三也蔎莠荼四也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荼此荼之名葉莠者即茅秀也良耜詩以薅荼蓼此荼之名委葉者即田草也谷風詩誰謂荼苦此詩堇荼如飴則爾雅所謂苦菜今北方所謂苣蕒菜一名苦苣者也至釋木櫃苦荼乃茗也陶宏景疑苦菜即茗誤矣

爰始爰謀爰契故於是始與圖人之從已者謀瑞辰按始亦謀也始謀謂之始猶終謀謂之究爰始爰謀猶言是究是圖也爾雅甚肇皆訓爲始又皆訓謀則始與謀義正相成耳經以二爰字對舉如箋云始與圖人從已者謀則下爰字無所用王肅又於始字下增居字以釋之亦誤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瑞辰按說文契大約也繫傳引韓子宋人得契密數其齒謂契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又列子說符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注刻處似齒是契本以刀判契之稱因之凡以刀刻物通謂之契說文及廣雅釋言並曰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註契臂出血是契與栔一也又通作挈釋文契本又作挈班固幽通賦曰筭祀於挈龜師古注挈刻也引詩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廣雅刻分也分即開也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低高作龜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鑿亦刻而開之也義與毛傳訓契爲開正合蓋古者占龜之法皆先用鑿刻開其龜因於其開處取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

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鎛廣雅鎛豐裂也
蓋謂龜之開處其象相似也毛傳訓契爲開本謂刻開其龜正
義引卜師開龜謂出其占書失之周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
事杜子春曰契謂契龜之鑿也引此詩爰契我龜爲證蓋鑿龜
謂之契其用以鑿龜之具亦謂之契鄭箋以契爲灼周官鄭注
以契爲楚焞竝失之

曰止曰時箋時是也曰可止屆於是正義如箋之言則上曰爲
辭下曰爲於也瑞辰按王尚書曰曰字不當上下異訓時亦止
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
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
棲于弋爲樓鑿垣而棲爲埘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埘作時棲止

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遥篇曰猶時女也司馬
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又待與時聲近而義同爾雅
曰止待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說文是直也从日
正正从一一呂止是時之本義爲是是从正本有止義故又引
伸爲止廣雅時善也鄭注柴誓曰至猶善也是善與至同義至
亦止也時爲善卽爲止矣

迺慰迺止傳慰安也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瑞辰按慰亦止也
方言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廣雅亦曰慰尻也居卽止也
呂氏春秋慎大篇駢胝不居高注居止也安與居義本相成爾
雅安止也迺慰迺止猶言爰居爰處皆複語耳

迺宣迺畝箋時耕曰宣乃又時耕其田畝正義宣者徧也發也

天時已至冬民偏發土地故謂之宣瑞辰按宣者以耜發田之謂大田箋曰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也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引周語作一發宣蓋徧發之也迺畝與迺宣對言不得合爲一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作發之卽此詩迺宣也又曰爲厥疆畝傳曰爲其疆畔畝壟然後功成卽此詩迺畝也上言疆理者定其大界此又別其畝壟箋以時耕其田畝兼釋詩迺畝失之

縮版以載傅乘謂之縮箋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爲繩也瑞辰按載通作栽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於是樹版而興作中庸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砰

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是知載卽栽也栽謂樹立其築牆長版也箋訓載爲承載之載失之說文牏築牆短版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郭注築牆版葢古者築牆短版用於兩端大版用於兩邊爲直版古以直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皆謂直也又爾雅釋詁縱縮亂也說文亦曰縮亂也孔廣森曰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直意故以相詁王尚書曰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注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鄭注輪從也是輪亦直也輪與亂聲相近是亦縮當訓直之證縮版以載承上其繩則直謂繩直既立卽先樹立其直版縮版卽直版也縮版以載猶云直版以樹也說卦傳

曰與爲繩直廣雅繩直也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準南天文訓
子午卯酉爲二繩高注繩直也繩縮義皆爲直是知爾雅釋器
繩之謂之縮之皆謂直之也蓋繩直爲縮直立其版亦爲縮鄭
箋及孫郭爾雅注舊皆訓縮爲束失之

捄之陾陾傳捄蘲也陾陾衆也箋捄捋也築牆者捋聚壤土盛
之以蘲釋文捄音鳩捋爾雅云聚也說文云
引取土瑞辰按說文捄盛土於梩中也蘲梩同類（孟子釋文蘲
也與毛傳合傳訓捄爲蘲者亦謂盛於蘲中耳說文又云一曰
捋也與箋義合取之然後盛之傳箋義本相成捄从徐音鳩爲
是捄鳩古音義同求之言逑逑鳩皆聚也故說文及箋竝訓捋
說文捋引堅也正義作引取釋文作引取土皆傳寫之誤陾陾

說文玉篇引作陾陾字亦作隇隒今詩作陾者蓋隇字之譌而乃
一聲之轉故陾陾又作仍仍廣雅仍仍衆也卽陾陾之異文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而投諸版中釋文度韓詩云
填也瑞辰按箋云投諸版中與韓詩訓填義近既取土而後填
之既填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度與坡通廣雅坡塞也塞與
填義亦相近傳訓度爲居失之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瑞辰按古有婁無屢屢卽
婁字之俗當讀同傴僂之僂古以曲爲傴問喪注傴背曲也是
也以高出爲僂蓋背曲則骨脊必隆起因名傴僂通俗文曲脊
謂之傴僂是也傴僂亦名句僂說文疴曲脊也莊子達生篇句
僂丈人承蜩是也車蓋之中高而旁下者謂之枸簍方言車枸

簍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
屈是也龜背之中高而兩旁下者亦謂之僂句昭二十五年左
傳臧氏竊其寶龜僂句朱彬曰僂句即以名龜僂句不吾欺猶
云龜不吾欺是也木之疕傴癭腫者謂之苻婁爾雅釋木瘣木
苻婁是也頸之腫曰癭說文癭頸腫也是也邱壠之堆高者曰
培塿方言注培塿亦堆高又集韻引埤蒼婁山巔也孟子趙注
岑樓山之銳嶺婁與樓皆从婁會意婁與隆雙聲故婁之義爲
隆高竊謂削婁卽削去其牆土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惟其
隆高故宜削耳至傳云削牆鍛屨之聲焦循謂以鍛斂之使入
則以削屨二字平列段玉裁訓屨爲空似並失之

鼛鼓弗勝傳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樂事勸功也

鼛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鼛朔
鼛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瑞辰按傳箋皆分鼛鼓爲二但傳言
樂事勸功不以爲止役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鼛通作皋皋之
言告周官樂師鄭司農注皋當作告是也皋鼓取告眾以勸役
之義進之非止之也鼛鼓弗勝特言工役之眾同時赴工鼓不
勝其擊耳箋以爲不能止失之

皋門有伉傳伉高貌釋文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云盛貌瑞辰
按周官閽人疏引詩作亢與釋文所言文作亢同說文阬閬也
閬門高也張參五經文字阬門高是知作亢者阬之省借字也
閱卽阬字之或體說文無閱字文選吳都賦高閱有閱西京賦
魏都賦並言高門有閱閱字既本韓詩則作高門者亦韓詩也

釋名釋親屬曰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也爾雅五月爲皐釋文皐本作高是皐與高音義正同

肆不殄厥愠傳肆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肆故也又曰肆故今也字各爲義言肆爲語詞之故肆與故又皆爲今說詳王氏經義爾雅述聞及釋詞非以故今二字連讀此詩肆不殄厥愠思齊詩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抑詩肆皇天弗尚肆字皆當从爾雅訓故傳箋並訓爲故今失之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愠恚隕墜也箋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家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瑞辰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又曰肆不殄厥愠又不隕厥問文王也趙注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今按趙說是也此二句正言文王事混夷之事言始事混夷雖不能絕其愠怒亦不以以大事小而失其譽聞下四句乃言終伐混夷之事箋訓問爲小聘曰問失之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瑞辰按此二句當與皇矣詩互證皇矣詩柞棫斯拔承上章作之屏之八句而言謂拔而去矣此詩柞棫拔矣亦當同義拔而去則義爲盡胡承珙曰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或有訓拔爲盡者是也柞棫叢生塞路拔而去之故行路開通行道兌矣猶言松柏斯兌也傳於松

柏斯兌訓爲易直而此傳兌訓成蹊者松柏錯於柞棫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柞棫塞道柞棫拔而道路成蹊不煩迂折亦易直也非易直不能成蹊是成蹊與易直義正相成至箋言士眾兌然蓋讀兌爲脫然之脫與傳異義正義合而爲一失之

混夷駾矣傳駾突也瑞辰按說文駾馬行疾來貌也引詩昆夷駾矣疾與突義相成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突也疾突爲奔騰之貌突而進者爲疾突退而奔者亦爲疾突故箋以驚走奔突釋之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矣三家詩蓋有作突者故毛詩以突釋駾耳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喙之爲困則未詳瑞辰按喙與豗瘣字通說文無豗瘣二字古蓋多借作喙爾雅釋詁鼾息也說文鼻息也从隶聲讀若虺喙當爲鼾字之叚借方言豗僽與僽同又曰瘣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瘣僽聲之轉也晉語余病喙矣韋注喙短氣貌廣雅喙極也極卽困也方言廣雅並曰喙息也玉篇豗困極也或作瘣瘣困極也亦作喙廣韻瘣困極也引詩昆夷瘣矣本亦作喙正義不明叚借之義以說文喙止訓口故不明喙之爲困耳困與息義正相成方言饑喙咽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饑東齊曰咽說文東夷謂息曰咽引詩犬夷咽矣蓋本齊詩及方言東夷當爲東齊之譌咽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咽亦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戴氏震以犬夷咽矣爲

混夷駾矣之異文失之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
生之道瑞辰按生性古通用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樂記則
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性可段爲生生亦可段爲性文
王蹶厥生謂文王有以感動其性也毛詩述爭田讓田之事正
感動其性之實不言生爲性者以其時性多段作生人所共明
不煩訓耳頃見焦循說與予略同箋以爲動其緜緜民初生之
道民初生之道亦卽爲性其義固相通也又按說文生進也甡
僵也讀亦若槑槑一曰門梱也梱槑爲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
門是槑有止義蹶之言槑蹶厥生卽止厥訟者之進正毛傳所
云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者也似較讀

生爲性義尤直捷
予曰有奔走傳喻德宣譽曰奔奏箋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
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諭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
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瑞辰按王尚
書曰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
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
取趨赴之義今按王說是也周禮鄭司農注讀皋爲奏皋字俱
从本會意故奏亦通告說文奏奏進也進言卽告也此詩上二
句以疏附後先作對下二句以奔奏御侮作對奏當从傳訓作
告語爲允楚詞章句引詩予聿有奔走尚書大傳亦作奔走三
家詩蓋有作奔走者箋說本之故與傳異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棫白桵也樸抱木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繁興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瑞辰按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周官小宗伯鄭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則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用燔柴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此詩二章奉璋是發兵之事三章六師是伐崇之事春秋繁露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則首章薪之槱之益將出征類乎上帝之事或以文王未嘗郊天而周官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畢也星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詩薪槱蓋文王上祭於畢之禮又按王尚書云樸亦水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抱者棗謂樸是棗之一種棫與樸二木並言毛鄭以樸爲棫之叢生者殊誤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瑞辰按九獻之禮夫人執璋瓚以亞祼惟祭統云大宗伯執璋瓚亞祼鄭注容夫人有故攝焉則代后奉璋瓚者非常禮也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然周官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亦不得言郊祀之禮祼以璋瓚今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曰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六師及之則上言

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曰璋不以爲祭祀所用之璋瓚耳

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瑞辰按箋說是也追卽彫之叚借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治玉以琱爲正字今經傳通作彫與雕爾雅玉謂之彫又曰玉謂之琢雕琢以雙聲相轉注字異而義同荀子富國篇說苑修文篇竝引詩彫琢其章趙注孟子彫琢治飾玉亦引詩彫琢其章是彫琢皆治玉之證追與彫雙聲故叚借通用猶雕弓詩作敦弓士冠禮注追猶堆也說文自小阜也今俗通作堆也毛公特以追琢分屬下句金玉故謂金曰彫耳周官追師鄭注及玉篇並引詩章作璋三家詩或有作璋者則追爲治玉益可知矣

金玉其相傳相質也瑞辰按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是亦訓相爲質

綱紀四方箋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網理之爲紀瑞辰按說文綱网紘也網爲網之大繩商書所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至於紀則說文曰統紀也紀別絲也淮南泰族篇曰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是紀乃抽絲之稱凡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得其紀而眾絲始可理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清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是紀與綱各別之證箋以綱紀皆爲取網罟爲喻失之

樂記中和之紀鄭注紀總要之名也禮器眾之紀也紀散而眾

亂鄭注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是紀之本義謂得其統紀而眾絲可治猶之綱舉而目張也此詩正義謂綱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亦非詩義

旱麓

序申以百福干祿焉瑞辰按干祿與百福對言干祿疑干祿形近之譌此詩干祿豈弟及假樂詩干祿百福干皆當作干百之干傳譌已久遂以干字釋之耳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瑞辰按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淯水所出東北入漢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是旱爲山名之證尚書納于大麓馬鄭注竝曰麓山足也與毛傳合麓通作鹿春秋僖四十年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曰麓詩言榛楛濟濟周語引此詩而釋之曰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則麓宜謂林屬於山者矣

瑟彼玉瓚傳玉瓚圭瓚也箋瑟潔鮮貌釋文瑟又作璱瑞辰按說文璱玉英華相帶如瑟絃引詩璱彼玉瓚又璼字注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璼猛也又璠字注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是璱本从玉瑟聲兼从瑟會意作璱者正字作瑟者消借字也周官典瑞注引詩卽彼玉瓚又作卽羣經音辨曰卽玉采也作卽者蓋三家詩瑟卽古音同部故通用猶恤之通作謐也

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

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釋文黃金所以飾流鬯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定本及集注皆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瑞辰按此箋合黃流爲一以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其色黃因名黃流非傳義也傳蓋分黃與流爲二以黃卽黃金勺也故曰黃金所以飾凡勺皆有鼻爲酒所流之處因名其鬯爲流故曰流鬯也在中者對青金外言之則黃與流皆在中非朱中之中正義謂傳有飾字是也若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是合黃流爲一皆指秬鬯箋不須復云黃流秬鬯矣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清酒既載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瑞辰按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與酌音同說文酌設飤也从㔾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卽酌字之同音叚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清酤義同廣雅亦云酌設也石鼓詩載皆作酌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此箋以既載爲已在尊中失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衆貌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瑞辰按棫樸箋云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詩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一云柴祭天也是知民所燎矣當謂取爲燔柴之用箋謂除其旁草非也又按爾雅棫白桵郭注桵小木叢生有刺與柞爲樸樹無刺者別通志引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非也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

而起瑞辰按詩以葛藟之延易於條枚興福祿之歸君施延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知分篇韓詩外傳卷二引詩並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作延从韓詩爲訓箋訓延蔓亦本韓詩也

求福不回箋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瑞辰按說文褱衰也从衣韋聲經傳褱通作違因韋與回同聲又借作回小旻謀猶回遹傳回邪也大明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卽褱衰之褱明回爲褱之叚借也說文違回也取聲近爲義尚書靜言庸違吳志陸抗傳引作靜言庸回史記又作共工善言其用辟回辟皆邪也此詩求福不回毛雖無傳蓋以義同小旻大明章耳晏子春秋曰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引詩求福不回又云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呂氏春秋知分篇載晏子引此詩求福不回高誘注求福不以邪道正訓回爲褱衰之褱箋以爲不違先祖之道讀同韋背之韋說文韋相背也失其義矣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京室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王室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言其謙恭自卑小也瑞辰按思齊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音耳先大任而次大姜古人行文自有錯綜不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大姜配大王之禮也傳訓齊爲莊正義以爲釋言文今釋言

作疾齊壯也齊壯皆與疾同義齊當讀如幼而徇齊之齊齊疾亦美德也莊壯古通用或毛公所據爾雅自作莊耳說文媚說也說卽悅字與傳訓愛義近說文又曰嫵媚也媞順也讀若媚嫵媞之義通於美好廣雅媚好也媚古訓爲好皆言其德之美不必如傳訓愛兩思字皆語詞鄭訓爲常思失之周京本皆地名後以周爲有天下之稱以京爲王室之稱非有尊卑大小之別且京室之婦本承大姜言之不指大任箋以爲大任言京以見其謙恭自卑小也亦非詩人或言周或言京特變文以見義若以爲周大京小則大明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皆指大任言豈亦有大小乎

則百斯男傳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瑞辰按百男特頌禱之詞猶假樂詩子孫千億耳傳謂眾妾則宜百子失之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宗公大臣也瑞辰按宗尊雙聲宗公卽先公也言其久則曰古公言其尊則曰宗公又宗崇古通用崇高也則宗公猶云高祖與尊義亦正相近傳云宗公宗神者蓋據下文連言神耳亦當指先公言箋訓爲大臣失之胡承珙據周官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謂宗公卽宗廟之先公說亦未確

神罔時恫傳恫痛也瑞辰按恫痛以雙聲爲義爾雅釋言恫痛也說文恫痛也一曰呻吟也不引詩恫字注大兒引詩神罔時恫蓋許君所見毛詩自作恫假借字也爾雅釋文亦曰恫字或作侗與說文合桑柔詩釋文恫本又作痌痌字說文所無見玉

篇葢後作字卽恫之或體時與所古同義通用詳見王氏經義述聞神罔時恐猶言神罔所恐也神罔時恫猶言神罔所恫也箋訓時爲是失之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寡有之妻言賢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刑正也趙注孟子訓刑爲正義本韓詩說文刑古文法字正亦法也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法而不譎是知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說文寡少也从頒分也此但釋从頒訓少之義頒少特爲叚借若頒之本義則說文訓大頭也寡从頒會意宜有大義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寡命卽大命也康誥乃寡兄勖寡兄卽長兄也此詩寡妻亦謂大妻故得以適妻釋之適與嫡通廣雅嫡君也據爾雅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而尸子曰天帝皇后辟公侯君者皆有大義廣雅又曰嫡正也爾雅曰正長也長亦大也是適妻卽正妻亦有大義毛傳以釋寡妻益可證寡妻之爲大妻矣箋以寡有增成其義失之又按物大者必少寡少亦大義之引申胡承珙曰適與庶對庶爲眾則適爲寡矣諸侯一娶九女八皆爲妾惟一爲適則訓適爲寡少義亦得通不得如箋以寡有爲賢耳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御治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訏迎也說文訏迎也傳以御爲訏之叚借故以迎釋之御迎以雙聲爲義又迎字亦有御音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可

讀若御故傳以御爲迎又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至兄弟以進及於家邦傳訓御爲迓猶訓御爲進也此詩至于兄弟二句承上刑于寡妻言刑法也法卽所以治也不須更言治以御于家邦由兄弟而推及之迎卽接也謂以接於家邦廣雅接偏也猶言以偏於家邦王肅於迎下增治字鄭訓爲治趙注孟子訓享言享天下國家之福竝失之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箋臨視之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瑞辰按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不顯卽顯也至以保安無厭釋無射亦保則與上句文法不類今按無爲語詞無射卽射猶之無念卽念也古射字與夜夕字

處韻亦通用故春秋狐射姑穀梁傳作夜姑曹莊公名射姑史記作夕姑夜夕皆有闇冥之義廣雅昔夜闇也昔卽夕也祭義夏后氏祭其闇鄭注闇昏時也古字義生於音射與夜夕同音亦卽有闇晦之義故詩以射對顯言顯爲明則射爲闇矣詩兩亦字皆語詞不顯亦臨猶云顯則臨也無射亦保猶云闇則保也臨者臨視之義保者保守之義言文王無時不警惕也傳箋竝失其義矣又按爾雅釋詁射厭也厭晦闇並雙聲射可訓爲厭斁之厭卽可訓爲厭闇之厭此亦射有闇義之證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

化之深也瑞辰按通鑑注引風俗通戎者兇也白虎通禮樂篇戎者強惡也戎疾與烈假對文戎疾皆惡也傳訓戎爲大失之厲烈古同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公羊傳作痢何休注痢者民疾疫也烈卽癘之叚借假卽瘕之叚借說文瘕女病也段玉裁以女爲衍字蟲假亦一聲之轉隸釋載漢唐公房碑作厲蟲不遐蓋本三家詩是知箋訓厲假爲病亦本三家詩正讀烈假如瘕也詩兩不字皆句中助詞肆戎疾不殄卽言戎疾殄也烈假不瑕卽言厲蟲之疾已也傳云不絕之而自絕箋云不已之而自已失之迂矣孔廣森以疾殄與下假瑕爲句中韻疑殄轉音近畛畛疾古音皆在去聲霽韻今按疾从矢聲方言軫戾也如淳漢書音軫加反拂戾之戾正與矢音同部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瑞辰按王氏釋詞曰兩不字兩亦字皆語詞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宣二年左傳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爲入也今按王說是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卽納也故納諫得爲入矣傳箋並失之

小子有造傳造爲也箋小子其弟子也子弟皆有所造成瑞辰按說文造就也造就二字疊韻爲義爾雅釋言造爲也廣雅釋詁爲造二字並云成也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注不成爲介蟲也是爲卽成也是知傳訓造爲爲箋以成釋之正是申明

傳義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義與此章正同正義以爲異義失之

古人之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後士箋曰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瑞辰按古斁擇斁三字同音通用雲漢詩耗斁下土箋斁敗也斁卽斁字段借說文斁敗也引書棐倫攸斁今書作斁鄭注亦訓爲敗是斁斁一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躬擇當爲斁斁卽斁也言罔或有敗言在身也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曰無敗言身無敗行也今按此箋讀斁爲擇引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而曰以身化其臣下益亦訓擇爲敗謂古人無敗德故能化其臣下也正義及說孝經者均以身爲無可擇失之迂矣

譽髦斯士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後人之美也瑞辰按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髦之言耄謂選擇也（闕雎詩左右耄之傳耄擇也）爾雅釋言髦選也正釋此詩譽髦斯士猶言樂選斯士耳傳以譽髦斯士連上讀箋以譽爲名譽髦爲成爲俊乂之美均失之

皇矣

求民之莫傳莫定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貉漠安定也莫卽漠之借說文嗼嗷也呂覽高注嗼然無聲也嗷嗼無聲則定矣廣雅釋詁嗼安也安亦定也下文貉其德音貉亦嗼之段借故左傳韓詩皆引作莫釋文引韓詩曰莫定也與此傳訓莫爲定正同至漢書潛夫論及文選注竝引作求民之瘼瘼謂病也蓋

本三家詩顏師古匡謬正俗不知民瘼義本三家詩直謂屬詞者改莫爲瘼誤矣

維此二國傳二國夏殷也箋二國謂殷紂及今崇侯也瑞辰按傳說是也書言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論語周監於二代皆以夏殷與詩言二國同耳或謂夏已遠不得與殷並言因謂古文上作二與一二之二相似二國當爲上國之譌非通論也

維彼四國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箋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瑞辰按詩中言四國者多係泛言傳以四國爲四方是也至以彼爲彼有道則非文四年左傳引詩爲彼二國其政不獲爲此四國箋究箋度彼此二字與毛詩互異潛夫論引詩上下二字皆作此字足徵彼此蓋隨言之非有異義

箋究箋度傳究謀度居也箋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瑞辰按宅度古同聲通用故書宅西縫人注作度西詩宅是鎬京坊記作度此維與宅論衡亦作度是知爾雅釋言宅居也郎毛傳度居也所本正義不明通借遂不知其訓本爾雅矣方言度尻也尻與居同書何度非及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居之證說文尻處也王尚書曰處爲居爲止又爲審度大戴禮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略訓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義謂相度事宜也今按王說甚確居與處同義處爲審度則居

亦有審度之義易象詞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賢德卽審度賢德也君子以辨物居方居亦辨也居方卽審辨方向也毛傳訓度爲居其意當亦以居爲審度鄭君不知居有審度之義故改訓度爲謀而正義因以度地居民爲說失其義矣又按爰究爰度當謂天之謀度四國箋以爲四國助殷崇謀亦非詩義

上帝者之傳者惡也毛本作箋者老也誤箋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瑞辰按廣雅諸怒也玉篇者怒訶也廣韻諸訶怒也怒惡義同傳蓋以者爲諸之借字故訓爲惡說文無諸字古蓋止借作者耳又按者从旨聲旨責二字雙聲廣雅怒責也讀怒也責與怒皆惡也以聲爲義則者字亦得訓惡耳箋訓爲老失之正義謂人皆惡己之老故者爲惡尤失之鑿矣至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作上帝指之此亦諸之同聲段借字或遂以爲上帝指示之未免望文生義矣廣雅釋言指斥也斥字說文作㔾指斥亦怒責之義正與者之訓惡怒者同足證聲同者義亦同耳胡承珙曰者疑卽指之借字美服患人指高明遍神惡是指有惡義此維與宅傳宅居也箋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瑞辰按淮南子氾論篇引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漢書匡衡傳谷永傳竝引詩作此惟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俱與箋義合足證箋說有本然天固非有形可居也宅度古同音通用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此維與度宅卽度猶言帝度其心耳詩因上言爰究爰度故下段宅爲度以與度爲韻此亦義同字變之類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

據坊記引作度是鎬京宅亦度之叚借也
作之屏之釋文屏必領反除也經義述聞曰作讀爲柞周頌載
芟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
之爾雅作劃郭注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瑞辰按柞槎聲
近通用說文槎衰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當作木不槎斃國
語韋昭注槎斫也西京賦注引賈逵解詁曰槎邪斫也集韻柞
與槎同是知柞爲槎之叚借柞作同音槎可叚爲柞卽可假爲
作柞作皆槎字之借直云作讀爲槎可也不必更轉讀爲柞耳
說文屏蔽也姘除也屏訓除當爲姘之叚借
其菑其斃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斃瑞辰按爾雅木自斃神立
死菑蔽者斃郭注引詩其菑其斃邵氏正義引李巡本弊作斃

云斃死也此詩正義引爾雅斃者斃正从李巡本弊斃蔽三字
古同聲假借通用爾雅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又作斃是也釋
木木自斃神蔽者斃蔽作斃者借字故李巡本作斃者斃毛傳
亦作自斃爲斃胡承珙曰爾雅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
下乃以菑與斃相對成文謂一立一踣其說是也周官鄭注泰
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是菑有立義故爾雅以木之立死者爲
菑菑側二字亦雙聲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爲菑何休注菑
周堺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說文糸傳曰旣枯之木側立不
仆根著於地曰菑是也韓詩以菑爲反草李巡以當死害生曰
菑竝失之爾雅木自弊神說文神作槓云仆木也仆與弊亦雙
聲毛詩不取爾雅自斃神而以自斃爲斃斃當讀蔽胡承珙曰

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正與苗立相對李巡以蔽爲斃訓死失之韓詩翳作殪殪亦仆也後漢光武紀注曰殪仆也仆與踣通翳殪雙聲翳卽殪之借字故釋名曰殪翳也就隱翳也與爾雅蔽者翳謂樹蔭翳覆地者失其義矣其灌其栵傳栵栭也瑞辰按栵與苗翳灌相類不應獨爲木名經義述聞曰栵當讀烈烈栵也軼而復生者也方言烈栵餘也陳鄭之閒曰栵晉衞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肆或曰烈是烈栵一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烈栵餘也郭注晉衞之閒曰孽陳鄭之閒曰烈與今方言互異栵說文作櫱云櫱伐木餘也櫱或作蘖从木辥聲又不古文櫱从木無頭又椓亦古文櫱商書若顚木之有由蘖說文引作若顚木之有枿櫱云顚木而肆生曰栵栵卽椓之隸變肆與蘖以雙聲叚借烈與蘖以疊韻叚借蘖可叚爲烈烈卽可叚作栵矣灌爲叢生栵爲栵生二者相對成文猶菑與翳一立一仆也說文裂繒餘也木之餘爲烈衣之餘爲裂其義一也又餘子曰孽子米牙曰蘖亦與蘖爲木餘同義栵義又近烈廣雅烈餘也詩序宣王承厲王之烈猶云承先王之餘也段玉裁謂栵當作櫱爾雅木相磨櫱乃另釋枝柯皮甲之類不與上節木自斃柙等句爲一例未若讀栵爲烈爲確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正義

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
應是本作應也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瑞辰按
爾雅釋詁串貫竝訓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玉
篇串或爲慣傳以串卽貫字之叚借故以習釋之未若箋謂串
夷卽混夷爲允串卽毌字之隸變貫毌古今字昆貫雙聲昧與
昆貫亦雙聲故知串夷混夷爲一皆畎夷之叚借或又省作犬
夷皆一音之轉患字从串得音故串夷或作患夷亦同音叚借
字耳正義乃以患夷爲患中國之夷失之鑿矣至箋釋路字正
義从孫毓本作應而以本或作瘠爲誤今按或本作瘠者是也
古路與露同露之言臚也瘠者其筋骨外見臚列於外故訓爲
露又訓爲贏露通作路孟子是率天下而路趙注是率天下之

人以贏路也又通作潞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卒罷潞高注潞
贏也箋以路爲露之叚借故訓爲瘠古以國之盛爲肥則以衰
爲瘠矣方言廣雅竝云露敗也左氏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逸周書皇門解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國
家乃路路當訓敗敗與瘠義相近瘠之卽敗之也露義又近疲
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與疲同罷亦
露也詩謂帝遷明德串夷則瘠敗罷憊而去故曰載路若訓爲
應如云串夷則應則不詞矣正義轉从孫毓作應失之
天立厥配傳配嬪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
釋文配本亦作妃音同瑞辰按妃配古通用作配者妃之叚借
配之本義說文訓爲酒色耳下章帝作邦作對傳對配也箋作

配謂爲生明君也天立厥配正與作對同義謂立君以配天也古以受天命爲天子爲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嚚鈌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爲天子荀子大略篇配天而有天下者君奭故殷禮陟配天洛誥其自時配皇天皆以人主受天命爲配天文王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配上帝亦配天也天立厥配宜指文王配天而言胡承珙曰妃之爲嬪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嬪正當爲配天之義不得如箋以爲賢妃

奄有四方傳奄大也瑞辰按周頌執競奄有四方傳奄同也爾雅釋言荒奄也又弇蓋也弇同也弇奄古通用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申申展也又俺大也俺與奄聲近而義同蓋奄之義本爲大大則無所不覆故同謂之奄覆與蓋均謂之奄大則無所不有故荒爲奄卽爲有魯頌毛傳荒有也又按奄有義本相成而詁各有當如檜木詩葛藟荒之毛傳荒奄也當爲奄覆若云奄有奄大奄同則不詞矣書惟荒度土功鄭注荒奄也當爲奄大若云奄有奄同則不詞矣至此詩及執競竝云奄有四方閟宮詩奄有下國奄有下土奄有龜蒙元鳥詩奄有九有蓋以奄有二字連文奄卽有也奄卽爲有而複稱之曰奄有猶撫本爲有廣雅撫有也而經傳亦連稱撫有也奄訓有者亦語詞猶有虞有周之比毛傳或訓大或訓同失其義矣

帝省其山箋省善也天既顧文乃和其國之風雨瑞辰按省善義本釋詁然下文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乃人之拔去叢木以待松柏大本之易直實人事非天時也說文省視也又曰相省視

也帝省其山當謂帝省視其山不得以爲善也
四章維此王季瑞辰按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維此文王此
詩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又樂記引詩莫其德音
十句鄭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又徐幹中論務本篇云詩陳
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其說蓋皆本韓詩陳碩甫曰公劉傳曰
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今按左傳及韓
毛詩作文王是也詩貊其德音四句皆言文王之德王此大邦
克順克比乃言文王之德能使民順比也祭統身比焉順也苟
子議兵篇曰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順與比義正相近易比彖
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左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正以從釋比字詩
比于文王承上克比言之言民之親比於文王也惟詩上作維

此文王下乃言比於文王耳鄭本誤作維此王季因讀比爲比
方之比文因以父同子言之不順正義遂以文王爲泛言文德
之王矣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箋德正應和曰貊釋文貊左傳作莫音同
韓詩同云莫定也正義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曰貊
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
異也瑞辰按爾雅今本作貉嗼定也據釋文貉本又作貊嗼本
亦作莫是正義所引卽釋文所云又作本也據說文嗼啾嗼也
玉篇云嗼靜也是訓靜者以嗼爲正字毛詩作貊爾雅作貉皆
同音段借字韓詩作莫淆借字也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
曰寞靜也則韓詩又有作寞者矣又按爾雅釋言漠清也說文

亦曰漠清也漢書賈誼傳注漠靜也則漠亦與嗼音義同

克長克君瑞辰按君本文韻之類此詩以君與類比相協則轉讀若威爲微韻之類葢微爲文之陰聲故君轉讀若威猶殷讀若衣也說文碧讀若威又引漢律婦告威姑卽君姑皆君可讀威之證孔廣森曰集韻八未部有窘字巨畏切此音君當同之易順以從君也與其文蔚也爲韻讀法正同

其德靡悔箋王季之德比於文王靡有所悔也瑞辰按悔當爲晦之段借尚書淇範曰貞曰悔鄭注悔之言晦也段玉裁桂馥並曰晦猶終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是晦之義爲終爲盡此詩靡悔正當訓晦其德靡悔猶云其德不已故下卽繼以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矣舊並訓爲悔恨如云其德無恨則不同若如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又於經文其德之下增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也葢由不明詩人段借之義故不免辭費耳

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畔援猶跋扈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强也箋義正本韓詩畔援通作畔換漢書敘傳曰項氏畔換師古注畔換强恣之貌猶云跋扈也引詩無然畔換又作泮奐叛換卷阿詩泮奐爾游矣箋泮奐自放恣之貌魏都賦雲徹叛換張載注叛換猶怒恣也又作絆換玉篇保字下曰詩無然絆換絆換猶跋扈也爰有緩音故通作換畔換二字疊韻傳分畔援爲二失之跋扈爲彊武皃急就章有潘扈隸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粤佈扈皆一語之轉

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瑞辰按箋訓岸爲訟是也誕者語詞訓大亦語詞也朱彬有釋大一篇詳言之矣先登於岸謂先平獄訟鄭書傳所稱文王一年斷虞芮之訟也爭田者非畔援卽歆羨帝謂文王無信縱其畔援歆羨正所以平其獄訟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是不直也瑞辰按侵阮徂共承上敢距大邦言之毛傳言密須侵阮遂往侵共是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正與毛傳合箋从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不若毛傳爲允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瑞辰按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爾雅釋言無之惟方言斷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李善注引方言賜盡也斯賜雙聲故通用正義所引釋言當爲方言傳寫之譌然以經文觀之斯乃語詞斯猶其也王赫斯怒猶云王赫其怒與詩言有扁斯石則百斯男有秩斯祜句法正同不得如鄭訓爲盡也正義釋傳訓斯爲此亦非

以按徂旅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以却止徂國之兵眾瑞辰按按字孟子引作遏遏二字雙聲爾雅竝訓爲止故通用旅呂古同聲通用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趙注以遏止往伐莒者蓋以莒爲國名毛傳以旅爲地名正以旅爲莒字之叚借地名猶言國名也上文言侵阮徂共而下文又言以遏徂旅者王肅云密

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其說是也至韓非子難二云文王伐茍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言文王伐茍與詩文王遏往茍者異義或謂卽此詩遏茍之證非也至鄭箋以徂爲國名經傳無徵不若從傳義爲允

以對于天下傳對遂也箋對答也以答於天下嚮周之望瑞辰按廣雅釋詁對揚也古或連稱對揚或稱遂揚對卽遂遂卽揚也以對于天下猶言以揚於天下以稱於天下也孟子趙注以揚名於天下正本毛傳訓遂之義詩正義釋毛謂遂天下心失之箋訓答亦殊毛義

依其在京箋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瑞辰按王氏經義述聞曰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也言文王之兵盛依然其在京地也今按王說是也依殷二字雙聲古通用此詩依其正與鄭風言殷其句法相同

侵自阮疆箋以往侵阮國之疆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正曰疑侵當作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今按戴氏疑侵當爲寢是也古文多省借寢卽可段借作侵不必其爲譌字耳依其在京是已還兵於周京則寢自阮疆是追述其息兵於阮疆之始毛傳以侵阮者爲密須則周人伐密所以救阮不得言侵阮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鮮善也瑞辰按詩譜正義引

皇甫謐曰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
篇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此
詩正義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
於程蓋謂此也是又以詩度其鮮原卽爲宅程與詩譜正義互
異惠棟詩古義又據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
紀年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於鮮原以爲鮮原在商周之境
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今按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
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此詩承上章伐密言之正義以度其鮮
原卽爲宅程是也但不得以鮮原爲地名耳王出圖商之鮮原
自爲地名在商周境上此詩下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不得遠
在商周之境鮮原蓋泛言小山下原非地名也度其鮮原卽公

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特彼分言之此合言之耳公劉詩傳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合鮮獻古通
用月令鮮羔卽豳風之獻羔是其證也古者建國必先相度其
山川原隰定之方中詩景山與京降觀于桑緜詩周原膴膴公
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于胥斯原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
于京皆與此詩度其鮮原同義而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
與度其鮮原句法正同則鮮原之不爲地名明矣鄭箋訓鮮爲
善正義言文王徙鮮原惠棟引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釋此詩之
鮮原蓋失之矣又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文選吳都賦注長笛
賦注並引作嶮胡承珙曰爾雅本作解字故郭注曰不相連作
嶮者後人妄加山旁耳今按毛傳一引作鮮一引作巘則爾雅

本古亦有作鮮者鮮斯古音近斯之言析也則鮮與解義亦相通又鮮解二字雙聲古音同在支部故字得通用耳

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方猶嚮也爲萬國之所嚮瑞辰按爾雅矩則法也廣雅榘方也榘所以爲方榘爲法則知方亦爲則萬邦之方猶云萬邦爲憲憲亦法也則也廣雅又云方正也正亦所以爲瀝則也箋訓爲嚮未若毛傳之確

在渭之將傳將側也瑞辰按將則二字雙聲側从則聲故將得訓側將旁二字蠱韻旁亦側也又將與牆古通用公羊成三年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穀梁經作伐牆咎如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是牆爲在旁之名將與牆音近義同故將亦爲側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傳不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瑞辰按以與古通用聲以色猶云聲與色也夏以革猶云夏與革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以聲色對舉是其證矣汪氏德鉞曰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聲謂發號施令色謂象魏懸書之類不長夏以革者不齊之以刑也夏謂夏楚朴作教刑也革謂鞭革鞭作官刑也其說得之可正傳箋之誤

不識不知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瑞辰按呂氏春秋本生篇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高誘注引詩不識不知爲證淮南子原道篇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

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又脩務篇性命可悅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高注竝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知詩言不識不知正謂生而知之無待於識古知今故箋又云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瑞辰按傳訓仇爲匹是也仇方卽與國也弟兄則謂同姓後漢書伏湛言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引詩詢爾仇方同爾弟兄爲證所謂詢之同姓卽指詩同爾弟兄言也古音兄讀如荒正與仇方爲韻當以後漢書引作同爾弟兄爲正今作兄弟者乃後人誤倒耳

以爾鉤援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墨子備城篇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鉤二衝三梯四堙五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轒轀十二軒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卽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梯長六尺以上千百二枚蓋卽此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言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卽梯也正義謂鉤援卽雲梯失之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名知臨衝俱是車也瑞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

鉤衝梯四者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墨子有備高臨篇云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不言臨爲車其言備具則曰臨以達努之車竊謂臨車可用以守城卽可用以攻城又詩與衝竝言衝爲車則知臨亦車耳至臨韓詩作隆者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略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惠氏棟武氏億段氏玉裁竝以隆衝爲衝車之高大者未若傳疏訓爲二車爲確說文轒陷敵車也衝卽轒之段借六韜軍用篇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蓋衝本以陷陣亦兼用以攻城又按六韜軍略篇凡三軍有大器攻城圍邑則有轀輬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飛樓蓋卽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則臨衝與巢車有別惠氏棟謂臨衝爲巢車之類

旁非

是類是禡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箋類也禡也師祭也瑞辰按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禷以事祭天神毛傳蓋以類祭天神是將出征時事故曰於內曰類然此詩是類是禡承上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之蓋與禡並祭於所征之地淮南子本經篇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注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引詩是類是禡則高誘以詩是類爲類祭社矣祭天曰類祭社亦曰類此詩類禡竝言當从淮南子高注以類爲祭社爲是不必如毛傳云於內曰類也禡周官肆師甸祝皆作貉杜鄭讀貉爲十百之百禡百雙聲故通用

是致是附傳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瑞辰按
詩以致附與類禡對舉遂並以祭神釋之然祭祀未有專名致
者祔祭先祖卒哭之祭其子孫自爲之亦非師祭也竊謂致者
致人民土地說文致送詣也送而付之曰致已克而不取之謂
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入陳祝祓社卽此詩之是類也又曰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卽此詩之是致也附當讀如拊循
之拊亦通作撫隱十年左傳曰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卽此詩是附也說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
樹木毋動六畜何楷謂卽此詩是致是附其說是也僖十九年
左傳宋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

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惟初伐未遂絕滅之故類禡之後惟致
其土地人民而已惟拊循其國而已至於致之拊之而不知悔
乃復伐而絕滅之耳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忽滅二字竝云盡也是
忽滅二字同義凡二字同義卽可互訓毛傳訓忽爲滅猶之爾
雅摟斂竝訓爲聚而角弓鄭箋卽訓婁爲斂婁卽摟也正義謂
忽滅者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是先儒互訓之妙唐人已莫能
知矣傳悟矣

靈臺

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瑞辰按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
趙岐孟子注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皆與序言文王有靈

德不合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臺者積仁也劉向說多本韓詩與序言靈德正合爾雅釋詁令善也廣雅釋詁靈善也積仁爲靈蓋亦訓靈爲善因有善德而名其臺爲靈臺囿與沼又因在臺下而同名之爲靈不必以爲神靈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瑞辰按服虔左傳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白是周制當文王時未必有天子諸侯之別許愼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公羊說所謂時臺卽觀臺也亦據周制言之文王時未必有三臺之別詩言靈臺而繼以靈沼靈囿鄭箋又以靈臺卽觀臺是文王時望氛祲及苑囿之樂統於靈臺乎備之又按經與基雙聲爾雅釋詁基始也釋言基經也經亦始也鬼谷子抵巇篇經起秋毫之末注經始也是經始同義之證經始猶言經起起亦始也賈子禮容篇亦云基者經也經始又如書言周公初基周語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韋注基訓爲始皆二字同義毛傳於訓詁靈臺之下始云經度之也是以度之釋下經之營之之經非釋上經始靈臺之經也箋及正義皆以度始釋經始失其義矣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

勸其事忘己勞也瑞辰按傳意葢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注不用一日卽成之義本毛傳至賈誼引此詩而釋之曰弗期而成趙岐孟子注曰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韋昭注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說均與鄭箋合葢皆以不日爲不立期限而以成之爲有成功以見其成之速也然考宣十一年左傳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昭二十三年左傳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是古者工事之興皆上預立期日詩不日成之四字當連讀謂不限期日以成之卽下章經始勿亟也此詩傳箋異義正義合爲一失之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瑞辰按說文囿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囿養字从太平御覽引增古者囿葢有二一是田獵之處一是宴游之所雖同是養禽獸而地之大小不同田獵之囿卽藪澤周官職方氏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白虎通苑囿在東方引詩東有圃草是也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公羊何休注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又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孟子文王囿方七十里齊囿方四十里所謂囿皆藪澤以供田獵也周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趙岐孟子注雪宮離宮之名宮有苑囿臺沼之飾禽獸之樂所謂囿皆養禽獸以供玩遊也此詩靈囿與臺沼並言其爲玩游之囿無疑毛傳乃以百里四十里之囿當之失其義矣

麀鹿濯濯傳濯濯娛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濯大也韓詩濯美也孟子趙注獸肥飽則濯濯廣雅濯濯肥也盍本三家詩肥與美大義竝相近據說文耀直好皃廣雅釋詁耀好也釋訓耀耀好也濯濯當卽耀耀之叚借

白鳥翯翯傳翯翯肥澤也瑞辰按說文翯鳥白肥澤貌音義與何晏景福殿賦皪皪白鳥皪皪卽翯翯皪皪聲義正同又作皪皪廣雅釋器皪也說文又曰皪白牛也與皪皪皪盍卽皪皪之或體孟子引作鶴鶴趙注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賈誼新書引詩作皜皜並同聲段借字當以毛詩作翯翯爲正字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翯義本說文

虡業維樅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篾虡也栒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瑞辰按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从𠬜象形柎其下足考工記梓人以贏屬爲鐘虡戴震補注曰虡所以負筍引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注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是虡以負筍之證而毛云植者曰虡盍虡以猛獸之形爲柎足夾於兩旁卽就其身爲植柱上設橫筍許自其在下者言之曰柎毛連其植柱言之曰植者也虡通作鉅司馬相如上林賦萬石之鉅卽虡也篾云刻畫以爲飾據墨子貴義曰鉅者白也說文業字注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則鉅業當卽以白畫之之謂說文引詩巨業維樅皆同聲段借字作巨者盍三家

詩寶應劉玉麐曰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竝訓爲大賁鼓正對巨業而言巨業卽所謂大版謂之業也亦可以備一解至說文虡或作鐻廣韻引埤蒼鐻樂器以夾鐘削木爲之是虡古用木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則虡之用金蓋自秦始故其字从金作鐻又按業爲大版周禮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版也書版亦謂之業故管子宙合篇曰脩業不息版曲禮請業則起謂持版以問也後乃通以篇卷爲業耳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瑞辰按說文倫思也侖字注又曰侖理也傳蓋以論爲侖之假借思猶鰓也與理同義論亦从侖會意公食大夫禮雍人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是論倫古通用之證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於樂辟廱傳水旋卬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傳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於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注孟子雪宮曰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此詩臺沼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今按戴說是也辟雝特象其池之形制而名之也薛尚功鐘鼎欵識載宰敦父敦銘亦曰王在辟宮又旅敦銘曰王在雝位皆古人分言辟與雝之說文王

於豐造辟雝武王遷鎬因仿而爲之有聲詩鎬京辟雝是也據
尚書大傳載大唐之歌曰舟張辟雝爲班固辟雝詩聖皇莅止
造舟爲梁所本則辟雝之制肇自唐虞固不自文王始也至以
大學明堂辟雝三雝同處此自漢儒據漢制言之耳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釋文逢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瑞辰按
逢逢韸韸皆彭彭之段借說文彭鼓聲也逢彭聲近故通用廣
雅韸韸聲也呂覽季夏紀高注一切經音義卷八引詩竝作韸
韸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引作鼉鼓洋洋洋洋盪韸韸形近之譌
說文又曰鼛鼓聲也鼛鼛與逢逢義亦相近逢與豐聲近同義
古皆訓大逢逢當謂鼓聲之大
矇瞍奏公傳公事也瑞辰按史記屈原傳集解呂覽達鬱篇高

注引詩竝作奏功楚詞懷沙篇王逸章句引詩作奏工公功工
古同聲通用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此詩奏公亦
謂奏厥成功此王者所謂功成作樂也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
也是知傳訓公爲事者正謂公爲功耳

下武

序下武繼文也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瑞辰按此詩
序言繼文與文王有聲序言繼伐相對成文繼伐爲繼武功則
繼文爲繼文德詩中世德作求應侯順德皆尚文德之事箋以
繼文爲繼文王失之詩言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是言武王上配
三后不言獨繼文王正義謂太王王季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
王繼之尤妄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瑞辰按序言繼文爲尚文德則詩言下武宜爲後武功下對上言上之言尚則下武卽後武矣編詩者先下武後有聲亦先文德後武功之意

世德作求箋作爲求終也瑞辰按求當讀爲逑逑匹也配也作求卽作配耳康誥我時其維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某氏傳釋作求曰爲求等正讀求如逑其言作求與此詩文義相似彼言作配於殷先哲王此言作配於周三王也言王所以配于京者由其可與世德作配耳

應侯順德傳應當侯維也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瑞辰按爾雅釋詁侯乃也郭注未詳纘謂此詩侯字正當訓乃應侯順德猶左氏傳應乃懿德也水經注濊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引詩應侯順德直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引詩作唐侯愼德竝失之順德淮南繆稱篇漢書敘傳顏注竝引作愼德箋引易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愼德順愼古聲近互通然此詩自以作順爲正

昭哉嗣服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瑞辰按廣雅釋詁服進行也釋名兩脚進曰行是行與進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嗣主人將爲後者是嗣卽後也是知嗣服卽後進也不必如箋云嗣行祖考之事

昭茲來許傳許進箋茲此來勤也瑞辰按茲哉古同聲通用昭

茲猶言昭哉謝沈書引作昭哉來御是也續漢書祭祀志引作昭哉來御許御聲義同故通用猶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也廣雅許御竝訓進又曰服進行也是知昭茲來許猶上章昭哉嗣服也詩五章皆首尾相承此特易字以協下韻哉與茲聲同來猶後也後猶嗣也來許猶云後進箋訓茲爲此來爲勤失之

繩其祖武傳繩戒箋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瑞辰按繩之言承也繩承聲近古通用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是也繩其祖武卽謂承其祖武謝沈書引作愼其祖武承愼雙聲繩順亦雙聲愼當讀順順亦承也傳箋竝訓繩爲戒雖本古義而義似近迂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瑞辰按不遐卽遐不之倒文凡詩言遐不者遐胡一聲之轉猶云胡不也傳箋竝訓遐爲遠失之

文王有聲

適駿有聲箋適述瑞辰按適聿昳曰古通用說文昳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昳求厥甯漢書幽通賦昳中和爲庶幾兮文選本作聿葢作昳爲正字曰卽昳之省聿適皆同聲叚借戴氏震曰凡詩中言適言聿言曰皆昳之通借爲承明上文之詞說文曰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今按爾雅釋言坎律銓也坎當卽昳字形近之誤律卽聿也銓卽詮也則皆叚借字耳

築城伊減傳減成溝也箋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
瑞辰按減蓋洫之段借說文云古文閾作閾又減从或聲讀若
溝洫之洫皆減洫古通用之證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
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
無水曰隍是也減韓詩作洫薛君章句曰洫深池也文選西京
賦經城洫薛綜注洫城池也池亦稱溝虞翻易注城下溝無水
稱隍有水稱池是也毛傳蓋本作城溝猶云城池傳寫者譌作
成溝箋遂以方十里爲成申釋之耳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
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
閒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閒之洫也箋又
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成今本作城誤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

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正義言鄭君於城制凡
兩解一爲天子城方九里據匠人營國方九里爲天子制也一
爲天子城方十二里據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公之城方
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五里也陳啟源曰周書作雒解言周公
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
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步正合天
子城方九里之數則當以匠人營國方九里爲得其實此箋謂
文王城與成偶爲方十里亦誤

匪革其猶棘革古同音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
子成是其證也猶古讀若柚正與孝讀若斆相協毛詩作欲者

欲猶雙聲古通用方言東齊曰裕或曰猷欲轉爲猶猶裕轉爲猷也書無教逸欲有邦後漢陳蕃傳作逸游亦此類禮器猶卽欲字之叚借鄭注禮訓猶爲道失之

王公伊濯傳濯大也箋公事也瑞辰按公功古同聲通用王公卽王功也爾雅釋詁濯大也方言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閒曰濯韓詩濯美也美亦大也

維禹之績傳績業箋績功瑞辰按績當爲蹟之叚借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跡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也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本一作迹此績迹通用之證此詩維禹之績及商頌設都于禹之績績皆當讀爲迹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績蹟同音故詩每叚績爲迹迹爲蹤迹又訓爲繼釋詁績繼也昭元年左傳子曷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績亦蹟也蹟爲步武又爲繼猶武爲迹又爲繼也傳訓績爲業箋訓功失之

考卜維王箋考猶稽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考成也考卜維王猶云成卜維王故下卽言武王成之箋訓爲稽則以考爲攷之叚借說文攷敂也凡言考校考問字皆叚考爲攷也稽卜之同音叚借說文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

維龜正之箋龜則正之謂得吉兆瑞辰按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鄭司農曰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是古者問龜必以正故龜從其所問亦謂

之正正猶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謂共以爲當也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曰貞正也人從謂之貞龜從謂之貞其義一也

武王成之箋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當大於此瑞辰按周官小司徒鄭注成猶定也成之謂定其龜兆之吉

豐水有芑傳芑草也瑞辰按芑草當爲芑菜之譌正義正作芑菜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蒙苦葵青州謂之芑按蒙卽今北方苦賣菜然不水生惟說文莧菜之美者雲夢之莧呂氏春秋莧似芹高注芹生水涯芹莧雙聲故通用廣韻莧似蕨生水中驅喜切正讀如芑芑蓋卽莧之叚借莧卽芹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芹又通堇周禮醢人有芹菹釋文芹音勤徐又音謹夏小正二月榮堇初學記引經祭鮪下有采芑卽榮堇之異文是知莧芹堇皆以音近通用至表記引此詩鄭注芑枸繼也則讀芑爲杞不如毛傳芑菜爲確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也瑞辰按表記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注詒遺也燕安也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說與箋異蓋本韓詩其讀孫如字不若箋讀孫爲遜訓順爲允蓋下方以燕翼子上不應專言孫也至訓以燕翼子爲安翼其子以翼爲助則比傳箋訓翼爲敬其義較爲允當

朱彬曰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翼翼覆也義與翼助相近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三十九終

長沙王先愼校
海甯蔣廷瓚校

毛詩傳箋通釋二十五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大雅

生民

序生民尊祖也瑞辰按此詩毛鄭異說嘗合經文及周禮觀之而知姜嫄實相傳爲無夫而生子以姜嫄爲帝嚳妃者誤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鄭注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言無所妃一證也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守七廟及姜嫄廟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有姜嫄廟而無嚳廟二證也詩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寧悶宮詩曰上帝是依是知帝爲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證也武跡也

敏拇也見於爾雅釋訓則履跡之說相傳已久四證也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許氏益之曰弗無之爲言有也故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戴氏震曰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言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又二章居然生子亦出於意外之詞若有夫而生子人道之常何以言以弗無子又何以言居然生子五證也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王逸注元大也帝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跡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弃也燠温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温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六證也古言履跡生者三一爲伏羲孝經鉤命決華胥履跡怪生皇羲一爲帝嚳路史帝嚳父僑極取陳豐氏曰哀履大人跡而生嚳合后稷而爲三又言吞卵生者二一爲契殷本紀簡狄吞卵生契一爲大業秦本紀女脩吞卵生大業世代荒遠秦漢間已莫可考殷周之視唐虞猶秦漢之視周初蓋周祖后稷以上更無可推惟知后稷母爲姜嫄相傳爲無夫履大人跡而生又因后稷名棄遂作詩以神其事耳

履帝武敏歆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爲鄭箋所本孫炎郭璞竝云拇迹大指處釋文敏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跡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徐氏整曰舍人引詩敏作畝當本三家

詩今按敏與拇雙聲同在明母拇與畝疊韻字古音皆讀如弭
故皆可叚借通用正義引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
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跡昌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
心忻然悅欲跡之皆止言姜嫄履大人跡不見踐跡之拇指而
史記云姜嫄出野則舍人言履跡於畝畝者義或有當作敏作
拇皆叚借字鄭及孫郭皆以武拇相連義近故遂以拇指釋之
耳又按敏之言忻卽史記所云心忻然欲踐之也詩先言履帝
武敏後言歆者倒文耳

攸介攸止傳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箋介左右也其左右所止
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瑞辰按介之言界謂別居也止卽處也
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

宴室盧辨注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
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卽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
正此詩攸介攸止之謂介與个通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左右
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昭四年左傳注个東西廂鄉射禮記注居
兩旁謂之个个卽介也王后婦嬪之別居側室亦爲東西廂故
箋以介爲左右所止居傳以介爲大失之

載震載夙傳震動夙早也箋夙之言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
不復御住瑞辰按爾雅娠震動也郭注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
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今左傳作震震卽娠之聲近叚借
載震卽周本紀所云身動如孕者是也夙謂早敬亦引申爲肅
敬之通稱保傳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

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盧注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所言正此詩載夙之謂夙指坐立等事言之非僅如箋云不復御也不復御已於攸介句見之矣說文以夙爲早敬毛傳訓夙爲早亦指敬言正義謂獲福之早失傳恉矣

誕彌厥月傳誕大彌終箋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瑞辰按詩中凡言誕者皆語詞說文誕詞也當作誕詞其字从延聲故亦通借作延胡承珙曰爾雅釋詁延閒也凡言閒者爲閒句之詞卽助語詞延疑卽誕字之譌其說是也今按誕爲語詞誕訓大亦語詞凡書言大淫泆有詞大不友於弟大不克恭於兄大皆語詞也閟宮詩云彌月不遲則此詩誕彌厥月宜从傳箋謂終十月而生但不得訓誕爲大小之大大戴禮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人十月而生則十月爲人生之期過期者始曰大期史記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譙周曰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曰大期則以如其期者爲終期爲及期矣史記周本紀云姜嫄踐大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此从詩正義引作及期今本史記作居期誤 正謂及十月之期而生子也詩正義以及期爲終一年讀期爲期年之期誤矣然史記原作及期猶賴詩正義所引以正今本史記之誤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箋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瑞辰按說文牽小羊也讀若逢初學記引說文云達七月生羔也箋蓋以達爲牽之叚借故曰羊子至如達之何以易生則不言惟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故詩以如達爲比又常熟陶太常元淳曰凡嬰兒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謂胞衣也生時其衣先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達今按前二說是也下言不坼不副蓋謂其胞衣之不坼裂也無菑無害亦當指后稷言與閟宮詩無菑無害指姜嫄言者不同蓋連胞而生異於常兒疑其或有菑害故

詩又言無菑無害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瑞辰按腓當讀如采薇詩小人所腓之腓彼傳亦云腓辟也王肅云所以避患也何氏古義讀同扉隱之扉謂隱蔽之也芘亦芘蔭之意說文字乳也字乳育三字同義廣雅竝訓爲生是也牛羊腓字之蓋猶虎乳子文之類與鳥覆翼之相對成文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非詩義也會伐平林傳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瑞辰按周本紀云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是會伐平林特言適值林中多人不使棄置非謂已爲人收取復奪於人而棄之也傳言爲人所收取失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而

泣瑞辰按傳言知有天異所以著收養之由至前何以見棄則不詳據詩於鳥乃去矣之下始言后稷呱矣蓋至此始離於胞故有啼泣之聲則其初生時如逢羊之藏在胞中其無啼聲可知其前之疑而棄之或以此耳非如周本紀以爲不祥而棄之亦不得如詩正義謂欲顯其異而棄之也

實覃實訏傳覃長訏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瑞辰按實覃實訏承上后稷呱矣下卽接言厥聲載路是知覃訏宜从傳訓長大狀其聲之長且大也說文覃長味也廣雅釋詁覃長也爾雅釋言覃延也延亦長也長讀長短之長或讀如長養之長失之實者寔之假借當从定本作實之言是今正義从集注作實之言適非是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瑞辰按岐知以疊韻爲義說文嶷小兒有知也引詩克岐克嶷傳以嶷爲嶷之假借故訓爲識後漢書桓彬傳夙智早成岐嶷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其義多本毛傳但細繹經文不當如傳所說岐嶷承上匍匐言匍匐謂初能伏行岐嶷謂漸能起立也後漢桓彬傳懷注以岐爲行貌岐當讀如跂立之跂方言跂登也說文企舉踵也古文作企廣雅釋詁企立也企企跂竝同字岐當卽跂之假借讀如佇立之佇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今公羊傳作佇然疑佇二字雙聲故通用疑者匕字之假借說文匕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爲衍字大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士昏禮

鄉飲酒竝云疑正立自定之貌鄉射禮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疑皆卽說文之凝字凝之言佇謂佇然正立貌也克岐謂能跂立克凝則能正立矣佇通作竚說文竚直行也正立謂之凝直行謂之竚其義一也佇又作竚周本紀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屹卽此詩之克凝也岐凝通作跂頤春秋元命苞曰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王符潛夫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皆卽詩岐凝之轉借或本三家詩

以就口食箋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瑞辰按就之言求也爾雅釋詁求就竝訓爲終是就求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卽求有道而正之也以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食卽春秋元命苞所云岐頤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

蓺之荏菽傳荏菽戎叔箋戎菽大豆也瑞辰按爾雅釋草戎叔謂之荏菽據爾雅釋詁戎壬皆訓大荏卽壬也是戎荏皆大義也又戎與荏雙聲其字皆在來母故戎叔荏菽可通稱耳郭注爾雅云卽胡豆胡亦大也義與戎荏正同猶釋草之菣戎葵郭注云今蜀葵或名吳葵胡葵戎蜀皆大之名吳胡亦皆大義非謂其自戎蜀來亦非吳胡所出也或謂戎菽爲大豆不得名胡豆失矣戎叔爲大豆今惟黃豆最大菉卽今之黃豆崔應榴謂石勒時始改稱黃豆菉避戎胡之名耳或說胡豆卽豌豆者亦非至戎菽后稷所蓺非齊桓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正義已辨之矣

禾役穟穟傳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也瑞辰按說文穎禾末也引詩作禾穎穟穟又曰穟禾采之貌采禾成秀也或作穗役穎二字雙聲故通用三家詩蓋有作穎者書傳穎穗也詩毛傳穎垂穎也小爾雅禾穗謂之穎穎之言頃以狀其垂穗之貌穎必有皮故又名役役之義與服近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傳服藁役言服爲藁之役也是禾藁稱役之證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穅而赤色穅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服爲藁役之一證程氏瑤田曰凡附於外者謂之服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成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生藁則衛藁外而附於藁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藁之衣也今按程說是也說文稃穅也穅卽穀皮服與稃雙聲而義同役卽服皆皮也藁役謂之役苗役亦謂之役

凡苗實之外皆役也故傳以列釋之列者梨之消借說文梨黍穰也又曰穰黍梨已治者梨之言荊說文荊芀也謂黍之去實者有似於芀荊也玉藻注荊蔈帚也段玉裁曰芀帚花退用穎爲之禾梨與黍梨葦荊同義皆指其實之外皮言之梨謂周列於外卽穎也程氏瑤田曰穰从襄亦有相輔相包之義今按役之言衛說文衛从帀从行行列也則列正與役義通役之訓列正與穰之訓梨同義又按方言莍芣雞頭也北燕謂之莍凡雞頭外必有衣以包裹之其義與禾役亦相近

瓜瓞唪唪傳唪唪然多實也瑞辰按唪唪卽葑葑之叚借說文珏讀若詩曰瓜瓞珏葑葑又唪讀若詩瓜瓞葑葑皆用本字蓋本三家詩葑葑猶旆旆幪幪皆盛貌也說文葑草盛通俗文草盛

曰菶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菶菶廣雅芾芾菶菶幪幪竝訓爲茂其義當亦本三家詩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相視也周本紀云稷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焉吳越春秋亦云稷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蔈麥豆稻各得其理此詩有相之道當謂有相視之道耳

茀厥豐草傳茀治也瑞辰按說文茀道多草不可行字無治義爾雅釋詁弗治也治謂除治之爲毛傳所本茀卽弗也韓詩作拂云拂弗也方言茀拔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據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服借茀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

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瑞辰按墨子明畏篇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是五穀通可謂之黃毛傳但言嘉穀本泛指五穀言正義專指黍稷失之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始也方爲苗生之始猶才爲草木之初方之言分也放也穀種得氣始分放也苞之言包程氏瑤田謂穀始生苗包而未舒是也傳言苞本者苞本以雙聲爲義本蓴爲苞玉篇本蓴草盛貌本根亦爲苞木下

爲本說文本从木从丁苗之下未吐包時亦爲本也方爲穀始吐芽苞則漸舍包矣種當讀如左傳余髮如此種種之種程氏曰種出地短是也釋文本傳作雜種正義本傳作雍種竝非褒讀如漢書褒然舉首之褒程氏曰褒苗漸長是也傳褒長也箋褒枝葉長也皆當讀長短之長正義訓爲生長失之呂氏春秋辨土曰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幡而不發蓋謂莖不能高發也則知詩發爲發莖箋以發爲發管時是也秀謂成穗說文采禾成秀也采即穗字發爲莖之高發秀則已成穗矣堅謂莖堅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稼之得時者重重即莖堅之故也好謂均好大田詩既堅既好箋云盡齊好矣是也呂氏春秋辨土篇其施土也均均則其生也必堅高注堅好也堅與好義近對文則異呂氏春秋任地篇于能使稾數節而莖堅乎于能使穗大而堅均平高注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正以稾數節爲發穗大爲秀莖堅爲堅堅均爲好故引詩以證之耳至於穎則穗之垂者傳曰穎垂穎也說文穎禾末也西都賦五穀垂穎是也栗則穀之成者傳曰栗其實栗栗然栗栗猶離離垂實之貌左傳嘉栗旨酒服虔注穀之初熟爲栗是也穎栗皆垂實之形呂氏春秋辨土篇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高注虛不穎不栗彼以不穎不栗爲虛則知詩以實穎實栗爲成實矣爾雅釋訓栗栗眾也郭注以爲積聚緻良耜篇積之栗栗傳栗栗眾也義本爾雅此傳其實栗栗然又本良耜爲說也

恒之秬秠傳恒偏釋文恒古鄧反本又作亘正義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瑞辰按說文桓竟也从木恆聲亘古文桓亘卽亟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所云彌亘字从二閒舟引詩作亟之秬秠是也胡承珙曰六朝本葢皆作亟今詩作恒者桓之省借猶天保詩如月之恒亦段借爲絙也今按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注恒讀爲桓桓竟也又通作絙方言絙竟也竟與偏義正相成至今亘字隸省作亘亘字亦省作亘或據爾雅宣偏也宣从亘聲疑亘爲亘字形近之誤其說非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獲而畝計之抱負而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瑞辰按陳氏稽古編曰后稷

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閒皆指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胡氏後箋曰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郊命使祀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乃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葢稷降播種必實有得於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諸

侯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得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今按陳胡二說皆是也末章后稷肇祀對下以迄於今言之則肇祀自當从傳訓爲始祀表記引詩后稷兆祀鄭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其說蓋出三家詩此詩箋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與禮注異而其破肇爲兆則仍取三家詩不若毛傳訓始爲是

或舂或揄傳揄抒臼也箋舂而抒出之瑞辰按說文舂擣粟也倉頡篇抒取出也舂擣米於臼而揄自臼取出故箋曰舂而抒出之揄者舀之段借說文舀抒也引詩或簸或舀舀常爲舂之譌周官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引詩或舂或抌據說文舀或作抌是舀抌本一字鄭注禮多本韓詩作抌者蓋韓詩也揄舀一聲之轉故通用揄古音如由故與蹂叟浮等字爲韻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瑞辰按傳蹂黍當从定本作蹂米米與糠相對成文謂既簸除其糠復取其米蹂治之也倉頡篇蹂踐也通俗文踐穀曰蹂古者蹂米之法與蹂禾異蹂禾以足踐之蹂米蓋以手重擦之下文釋之溲溲乃言淅米之事耳蹂之言揉說文揉復也重復治之謂揉挼之也阮孝緒文字集略煩撋猶揉挼抄也說文揉一曰兩手相切磨也葛覃詩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箋煩煩撋之用功深舂米者用手煩撋與澣衣者用手煩撋其義正同說文燃字注一曰染也通俗文手捏曰撚捏即染也蹂也與蹂米用手揉

抄義亦相通箋云又潤溼之陳碩甫曰潤當作撋撋溼則煩撋之譌其說是也正義遂謂以水潤米失其義矣

釋之爰爰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瑞辰按說文釋淅米也釋卽釋之叟叟傳釋淅米也叟卽溲之借釋文叟本又作溲說文溲浸沃也叟卽溲之省爾雅釋訓溞溞淅也釋文引詩釋之溞溞與叟一聲之轉說文淅汰米也孟子趙注淅漬也則漬米與汰米亦散文則通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而尸盖焉自此而往郊瑞辰按祭行神不聞有蕭脂之燒亦未聞因郊而祭行神毛傳引郊特牲蕭合黍稷云云蓋以取蕭祭脂爲

祭宗廟之禮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古者軷祭有二一爲出行之軷周官大馭掌犯軷鄭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蔣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犯軷說文作範軷軷字注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犯軷軷一名祖聘禮記出祖釋軷是也一名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一是冬祭行神月令五祀冬祭行鄭注引中霤禮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淮南子時則訓冬其祀井高注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是也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集注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亦分祭行與道祭爲二也又按祖道用犬周官犬

人伏瘞亦如之鄭注謂伏犬於軷上是也冬祭行則用羊周官羊人五祀共其羊牲是也取羝以軷正冬祭行神之禮祭行則祀無不舉而今歲之祀畢矣故曰以興嗣歲正義謂道祭天子用犬諸侯用羊出於肛見由不知軷祭有二耳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瑞辰按傳以經文興嗣二字平列與箋異義箋據月令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爲今歲正義又據箋以申傳故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今按此章傳云嘗之日涖卜來歲之日獵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云來歲皆指明年而言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皆於本年預祈來年之熟則詩嗣歲亦當指明年胡承珙曰上章以歸肇祀即承四穀俱獲之後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年之豐理亦宜之其說是也傳以興嗣二字平列箋以嗣歲爲今新歲竝失之

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瑞辰按釋器及說文竝曰木豆謂之椹豆者椹之省借說文彝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鑑同玉篇有彝字登即彝之段借俗作登字

胡臭亶時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瑞辰按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猶士冠禮永受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老也爾雅釋邱方邱胡邱

方與胡皆大也胡臭亶時與士冠禮嘉薦亶時句法相似亶時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行葦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惠氏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箋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授學義當見韓詩孔廣森曰潛夫論議兵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瑞辰按列女傳晉弓工妻謁於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劉向列女傳所引多出韓詩此亦以行葦爲公劉詩義出韓詩之一證

敦彼行葦傳敦聚貌箋敦敦然道傍之葦瑞辰按葦爲叢生之物故傳以敦爲聚貌讀如團團聚之團敦團聲本相近敦彼爲形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箋以敦敦然釋之敦敦猶團團也寇榮曰公劉敦行葦則似讀敦如惇旱之惇失其義矣

方苞方體箋苞茂也體成形也瑞辰按爾雅如竹箭曰苞葦之初生似竹筍之含苞故曰方苞體當讀如無以下體之體謂成莖也葦之有莖正如人之有體體形通訓故箋以爲成形耳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瑞辰按廣雅茙茙盛也泥卽茙之段借潛夫論引作梱梱今本作梱梱者形近之譌李善注文選蜀

都賦引毛詩作梱是其證

嘉殽脾臄傳臄函也箋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瑞辰按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或作啣臄此詩釋文正義竝引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而漢書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噱噱與臄通蓋臄與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毛傳訓臄爲臄函猶其訓餚爲餚餾也說文函舌也段玉裁曰當作函谷也然釋文引說文作函舌也廣雅噱臄函竝訓爲舌則其來久矣胡承珙曰函蓋有二義說文訓舌者是第一義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谷口次卽口邊也今本脫口次肉也四字陸所據當是古本又按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以加釋嘉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也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肴其說未確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瑞辰按說文弴畫弓也敦卽弴之叚借又通作雕與彫敦雕雙聲故通用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大毛公受詩於荀卿此傳正本荀子至定四年公羊何休注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說與荀卿小異正義不引荀子而引公羊注又云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失矣敦又通作弨敦弨二字亦雙聲孟子趙注弨雕弓也釋文弨丁音彫義與弴同古者刻畫謂之彫如爾雅玉謂之彫說文彫琢文也是也繪畫亦謂之彫天子彫弓是也東京賦彫弓斯發薛注彫弓謂有刻畫失之彫弓蓋以五采畫之故繡質是也石鼓文有秀弓秀卽繡之叚借

敦弓既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傳言此者明既句是
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
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彭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也瑞
辰按句彀雙聲故通用句卽彀之叚借不得讀如句倨之句亦
不得訓如張弓之彀爾雅釋詁彀善也邵氏晉涵曰行葦詩上
文云敦弓既堅堅好也則彀當爲善也今按邵說是也說文彀
从弓殼聲廣雅殼善也彀从殼聲亦訓善也敦弓既句與敦弓既堅同義爾雅訓彀爲善正釋詩既句
耳

四鍭如樹傳皆中也正義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瑞
辰按方言樹植立也樹之言豎廣雅釋詁豎立也射之中質有

如豎立於其上者故曰如樹

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釋文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
瑞辰按斗與枓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枓勺也勺所以挹取也此
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皆枓之省借古音斗枓同當口切徐
音主者音之轉釋文斗又作枓其本字也漢石經作豆卽鋷之
省說文鋷酒器也从金豆象器形或从金作豆亦與斗音近故
通用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
徑六寸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長三尺與毛傳合蓋指斗柄
言之釋文三尺謂大斗之柄是也

黃耇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瑞
辰按釋文台湯來反徐又音臺廣雅黧黮大黑之貌台與黧黮

音近而義同則台亦有黑義詩以台背與黃耇對舉台背卽謂背有黑文耳爾雅元貝貽貝釋文貽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鮐云黑貝也黑貝名鮐貝正與黑背爲台背同義鮐魚之名鮐亦取背有黑文與台背義同不必老人背似鮐魚也釋詁鮐背壽也方言眉梨耆鮐老也作鮐者通借字耳箋直以鮐釋台失之

既醉

爾殽既將傳將行也箋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瑞辰按周頌曰就月將傳亦曰將行也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將爲送故又轉爲行廣雅釋詁將行也義本毛傳然古但云行酒不聞行殽將臧聲相近臧爲美將亦美也廣雅釋詁將美也破斧詩亦孔之將經義述聞言猶亦孔之臧是也竊謂爾殽既將將亦爲美猶言爾殽既嘉耳昭明有融傳融長也箋有又瑞辰按說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炊气上出則必長且高爾雅方言竝曰融長也高其引伸之義昭五年左傳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注融高也杜預注融朗也皆言其明之盛與長義近融又通作彤商謂之彤絲衣釋文云箋作融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爲證是也白虎通曰融者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从箋訓又謂既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彤說文作彤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融通作彤猶哀元年左傳器不彤鏤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蟲卽融之借字

也

高朗令終傳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明朗也朗說文作朖云明也竊謂朗朖亦有高義故說文又曰朖高木也閶門高也朗亦爲高猶昭亦爲明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則以令終爲難故得以高朗令終爲太平之福令終當兼福祿名譽言之不必如傳以爲享祀胡承珙曰此傳當作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今傳始終二字傳寫誤倒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俶猶厚也瑞辰按俶从傳訓始爲是令終有俶猶易言終則有始管子弟子職篇言周則有始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後始也說文俶及埱注竝云一曰始也

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諸侯有功德入爲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瑞辰按祭統尸在廟中則全於君爾雅皇公皆訓爲君詩或言皇尸或言公尸皆取尸在廟則全於君之義不取諸侯稱公之義

籩豆靜嘉箋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瑞辰按說文靜寒也埩亭安也靖立埩也一曰細皃字義各別而經典中靜埩靖三字多通用廣雅釋詁埩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云靜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靖亦善也又公羊傳譆譆善埩言王逸注楚辭引作譆譆靖言靖嘉猶言柔嘉柔爲善靜卽靖之叚借亦善也

威儀孔時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瑞辰按廣雅釋詁時善也時善以雙聲爲義威儀孔時猶言旨酒孔嘉也箋訓爲宜宜亦善也宜儀古通用爾雅釋詁儀善也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宜謂成王薈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二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爲孝子也鄭箋以指羣臣失之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長以與女之族類瑞辰按類者類之段借說文類難曉也段玉裁曰謂相似難分別从頁米一曰鮮白貌从粉省爾雅鮮善也類爲鮮白故義又爲善子以父爲善國語叔向引此詩而釋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成二年左傳引詩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箋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以德類連言正與傳訓善義合善可爲法法亦取其相肖故類又訓法楚詞九章吾將以爲類分王逸注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三家詩薈有訓類爲法者方言類法也齊曰類廣雅類灋也疏證曰類之言律律亦法也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作類是類與律聲義同今按訓類爲法正與下章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文義相貫鄭箋訓爲族類失之（後漢書劉平傳仲不可以絕類是後漢時通以類爲族類）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壼之言捆也室家先已相捆緻已乃及於天下瑞辰按壼捆以同聲爲義大射儀既拾取矢捆之鄭注捆齊等之也捆通作梱廣雅釋詁梱齊也玉篇梱齊玉也廣雅又曰捆束也束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壼猶言室家之齊耳箋

訓廑爲捆捆與悃同聲說文悃愊至誠也廣雅悃至也說文親至也捆緻有相親之義但訓爲捆緻言其相親（廣雅撱搏也搏著也言相附著）不若訓爲捆齊言其齊治爲善箋云室家先以相捆緻已乃及於天下此卽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廑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案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誥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爾雅宮中衖謂之廑孫炎曰衖舍閒道也說文廑宮中道從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整齊也廑爲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廑從口有周而之象周而則廣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曾釗曰廣與桄通爾雅桄充也桄亦作光光與廣亦通此傳廣當讀爲桄謂其善由室家桄充於天下今按孟子言充類此詩上言其類維何而下言室家之廣正合充類之義國語廣裕卽充裕也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申言之然以廑爲捆則經文但有捆義而無充廣及天下意矣曾釗又謂壺从口有桄限之形亦非胡承珙曰廑之爲廣猶宮之爲室之爲實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箋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

瑞辰按說文僕从業業从羊羊羣生草也象羊嶽相並出也故僕有附義爾雅釋木樸樕抱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抱釋文樸又作僕是樸僕與樸古竝通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爲附同義方言樸

聚也郭注撰屬聚相著貌附聚義亦相成下文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眾正義訓僕爲僕御之僕昧古人段借之義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箋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瑞辰按釐與賚雙聲釐卽賚之段借故訓爲予列女傳啟母塗山傳引詩釐爾女士女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言彼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釋經文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

從以孫子箋從隨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從重也

鳧鷖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瑞辰按正義述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箋於首章云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箋釋而賓尸之詩而分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未若從毛傳皆爲祭宗廟爲確以今考之朱子集傳以五章皆爲宗廟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正義言文武二尸及親廟尸凡六案六尸連后稷尸凡七蓋兼文武二祧而言若成王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連后稷尸凡五春秋成六年公羊何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是也此詩五言公尸正合五尸之數一證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此作易林鳧鷖遊涇君子以甯福德不愆福祿來成義本此詩復德者蓋取繹曰復祭之義二證也宣八年公羊何注天子

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名與禮雖各異要其爲燕尸則同詩五章皆云公尸燕飲正宴尸之事三證也禮器周坐尸詔侑武方鄭注武讀曰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易林公尸侑食福祿來處義本此詩與禮器有司徹合四證也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如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葢皆配者之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此詩言既燕於宗五證也得此五證可決其爲宗廟繹祭之詩矣

鳧鷖在涇鄭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瑞辰按詩沙渚深亹皆泛指水旁之地不應涇獨爲水名段玉裁曰箋本作涇水中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今本誤作水名其說是也今按爾雅水直波爲徑釋名作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涇流之大司馬彪曰涇通也在涇正泛指水中有直波處言非涇渭之涇

福祿來成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瑞辰按四章福祿來崇傳崇重也來成猶言來崇成亦重也周官司儀爲壇三成鄭司農注三成三重也爾雅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再成一成猶云再重一重也廣韻成重也是皆成訓爲重之證士喪禮俎二以成鄭注成猶併也併與重義亦相通

福祿來爲傳厚爲孝子也箋爲猶助也瑞辰按少儀謂之社稷之役鄭注役爲也正義爲謂助爲也論語夫子爲衛君乎夫子

不爲也竝以爲爲助釋文爲于僞反注同協句如字案古音無平去之分爲字竝讀若譌

鳧鷖在深傳深水會也箋深水外之高者也瑞辰按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深義與傳合廣雅深厓也厓方也厓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深爲厓蓋本三家詩箋所云水外之高者卽厓也

福祿來崇傳崇重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崇重也又崇充也釋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注崇多也廣雅釋詁崇重也又崇積也竝與重疊之義相成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亹之言門也瑞辰按傳箋義相承山絕水曰亹猶石絕水曰梁胡承珙曰絕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其說是也周官敶人掌以時敶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偃偃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案云爲關空則形與門近矣漢地志金城郡浩亹師古注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正取此箋爲義亹者釁之變體从釁省从西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閒可入有隙可乘者皆得謂之亹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廣雅璺裂也璺亦亹也皆與亹訓爲門之義相通亹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爲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釁亦作亹竊疑卽湄之段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隰也廣雅隰厓也又隰方也讀亹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深同爲水旁之地猶衞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詩人咏歎長言不嫌詞複箋惟過求分別以涇沙渚深亹各爲一義以取興轉不免失之附會耳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假嘉雙聲故通用中庸引詩正作嘉樂襄二十年左傳晉侯賜嘉樂孟子趙注亦云詩大雅嘉樂之篇盖皆從三家詩用正字

顯顯令德箋顯顯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顯光也說文㬎从日下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廣雅釋訓顯顯著也中庸引詩作憲憲顯與憲雙聲故叚憲爲顯小司寇注憲表也說文憲敏也敏疾則明憲有表明之義亦與顯義同

不愆不忘箋愆過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瑞辰按說文愆或从寒省作寒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不騫不忘說苑建本篇又引詩不僭不忘騫及僭皆寒之叚借哀十六年左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愆卽詩之愆說文忘不識也與昏義相近又按愆爲過遺失亦過故孟子引詩不愆不忘而統以過字釋之

率由舊章箋率循也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瑞辰按廣雅章程也周語將以講事成章韋注章程也又素問王注章程也式也舊章猶言舊程舊式謂古法也杜鄴曰舊章先王法度是也箋以舊典釋之可矣又以爲舊典之文章則非孟子引詩而釋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以舊章爲先王之法趙注以爲舊故文章失之

率由羣匹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瑞辰按羣匹二字平列而同義國語獸三爲羣廣雅釋詁匹二也小雅吉

曰詩從其羣醜箋醜衆也又或羣或友傳獸三曰羣二曰友今
按說文羣輩也人曰羣匹正與獸之曰羣醜曰羣友者同義對
言則羣爲三匹爲二通言則羣匹一也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
失喪其羣匹正以羣匹竝言此詩上章率由舊章爲法祖此章
率由羣匹爲從衆春秋繁露董仲舒曰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
之仇之匹之善矣引詩率由羣匹爲證皆以羣匹爲合偶仇匹
之稱朱子集傳訓匹爲類是也箋義未免迂曲

民之攸塈傳塈息也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瑞辰按方言息歸也民之所以休息即謂民之所歸堲
酌二章民之攸塈三章民之攸歸其義正同非謂民得息逸也
春秋成二年昭二十二年左傳引詩竝作民之攸暨杜注暨息

也小爾雅同案說文塈仰涂也暨日頗見也皆非休息本字惠氏棟
曰玉篇厩息也今爲愾說文無愾字爾雅愾息詩假樂塈息竝
當依玉篇作厩今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愾說文作愒倉頡
篇作厩則厩字已見倉頡篇不僅見玉篇矣一切經音義又云
倉頡篇愒作愾則愾字亦見倉頡篇厩愒愾三字實一字之異
體塈與暨皆厩字之段借說文愒息也不言或作厩與愾者偶
遺之耳說文又曰眉臥息也與愾之从自同義又曰鼾臥息也
音義竝同集韻暨爲古文屆字屆卽眉字形近之譌廣雅氣息
也竝與厩聲近而義同玉篇又曰愾息也案說文以愾爲惡之
古文而玉篇以爲息者蓋唐人以愾與厩同音遂段借通用耳
據顏眞卿書郭令公廟碑民之攸愾則詩塈字有作愾者矣凡

字从自从既者多以音近通用眉通作暨與愾及堅猶今堯典暨皐陶說文引虞書作息咎繇也又按釋詁忾忾靜也郭注忾未聞其義據廣雅忾息也息與靜安同義氣既古通用忾亦厥之叚借詩民之攸堅三家詩或有叚作忾者訓靜猶訓息也至正義引釋詁咽息也某氏曰民之攸堅當作某氏曰民之攸咽蓋某氏以詩堅爲咽之叚借咽息以雙聲爲義據方言咽息也東齊曰咽說文東夷謂息爲咽引詩昆夷咽矣以咽當緜詩之喙則爾雅之咽息乃釋緜篇之喙字非釋此詩堅字也

公劉

迺積迺倉傳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部國乃有積委及倉也瑞辰按積倉與疆埸對文故箋分積倉爲二露積曰庾與有屋曰倉異史記言公劉倉庾皆足庾即積也孟子趙注云乃積穀於倉失之

于橐于囊傳小曰橐大曰囊瑞辰按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引詩于橐于囊呂向注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互易正義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證橐小引公羊傳陳乞出公子陽生於巨囊以證囊大然陳啟源據史記東方朔傳一囊粟漢書揚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范雎扶服入橐則囊非不可盛食橐非不可盛人劉履恂引秦策衛子胥橐載而出以證橐大引史記平原君傳譬如錐之處囊中以證囊小則大小蓋無定矣釋文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高誘戰國策注同今說文本無之據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倉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說

文繫傳引字書同字書蓋郎埤倉釋文蓋誤引埤倉爲說文又順經文引無底曰橐於上移有底曰囊於下今本囊橐二字上下互譌非二說互異也元應書引倉頡篇橐囊之無底者廣韻橐無底囊說文繫傳曰無底曰橐合諸說證之當以埤倉爲是說文橐囊也囊橐也廣雅橐囊也蓋囊與橐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爰方起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爾雅釋詁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語詞方當从朱子集傳按爾雅釋詁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語詞方當从朱子集傳訓始廣雅方始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失之或訓方爲並亦非

于胥斯原傳胥相箋廣平曰原瑞辰按逸周書度邑解史記周本紀並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豳阜卽豳原也括地志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北原上

既順乃宣傳宣徧也箋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瑞辰按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既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卽言而無永嘆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爲時耕也

而無永嘆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瑞辰按永嘆卽咏嘆也樂記咏嘆之正義謂長聲而嘆義同毛傳釋文歎字或作嘆據說文歎吟也嘆吞嘆也二字異義詩作嘆者叚借字

陟降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瑞辰按巘正義本作巖故引爾雅重巖巘以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然據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正同巘鮮古通

用獻可通作鮮故亦可作巘釋文巘本又作嶮是也說文無嶮字巘卽鮮之段借鮮古音近斯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鮮从離析得名別亦離析故小山以鮮爲名正義引重巘陳釋之誤矣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瑞辰按舟者舠之段借說文舠帀偏也字通作周帶周於身故舟得訓帶又服从舟會意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舟旋卽周旋也呂覽順民篇高注服帶也服从舟而訓帶則知舟得訓帶矣或疑舟卽服字脫其半故傳訓爲帶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瑞辰按周官大宰享先王贊玉爵內宰后祼獻贊瑤爵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是玉與瑤有別木瓜詩釋文引說文瑤石之美者今本說文作玉之美者誤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眺瑤堂應邵注瑤石而似玉者也皆瑤爲美石之證正義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瞻彼洛矣詩鞞琫有珌傳天子玉琫而珧珌之珌當作鞞珧卽瑤之段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鞞琫容刀言之謂以玉飾琫以瑤飾鞞卽彼傳所謂天子玉琫而珧珌也蓋公劉始以玉瑤爲鞞琫後遂尊爲天子之服猶皐門應門之制本自大王也正義分玉瑤與鞞琫爲二亦誤

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瑞辰按京爲豳國之地名白虎通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此釋天子

居名京師之義是知毛傳訓師爲衆亦釋公劉名居爲京師之義非遂以師爲衆吳斗南曰京者地名師者都邑之稱如洛邑亦稱洛師之類其說是也今案尚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則邑之稱師不自周始特京師連稱始此後遂以名天子居耳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瑞辰按廬旅古同聲通用齊語衛人出廬於漕管子小甲作衛人出旅於漕又廬弓通作旅弓旅擯讀鴻臚之臚皆其證也周官遺人鄭注廬舍旅過行寄止後漢光武紀章懷注亦曰旅寄也與毛傳訓廬爲寄同義是知旅廬一也詩上下文處處言言語語皆用疊字不應廬旅獨異詞竊疑古本原作廬廬謂寄其所當寄者故毛傳但釋廬字猶言言語語傳但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也廬旅古通用本或作旅旅後又譌爲上廬下旅猶迺乃通用而此詩作迺者九作乃者四參差互出皆由傳寫譌亂也箋已分廬旅爲二則鄭君所見本已作廬旅矣

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瑞辰按此節于京斯依至既登乃依四句何偕詩世本古義箋澄之甚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公劉依京築室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正與詩俾筵俾几合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

詩既登乃依合箋讀衣爲辰失之

乃造其曹傳曹羣也箋羣臣適其牧羣瑞辰按周官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謂大師造於祖引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生今按造者祰之叚借說文祰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孫呂之告戈告卽造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乃告其曹告卽造祭三家詩或省作告耳曹者禷之省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禷今本說文脫去廣雅禷祭也玉篇禷祭也廣韻禷祭豕先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於豕先猶將差馬而先祭馬祖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邰也瑞辰按傳以上文俾筵俾几爲公劉之饗燕羣臣故以詩下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謂羣臣爲公劉設几筵故以四之字爲羣臣之於公劉今按傳說是也小雅緜蠻詩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五之字亦謂尊之於卑者耳傳云謂之大宗正義引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此與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異義葢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自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葢以宗爲主爲長與箋訓尊異也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美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瑞辰按三單非三重之謂今以爲相襲非也箋

以無美卒爲單亦似未確今案逸周書大明武篇禦城湮溪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卽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爲糧承上度其隰原言幽居永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爲三公劉遷幽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爲三單耳

度其隰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寡瑞辰按禹貢雍州原隰底績鄭注原隰幽地卽詩隰原詩譜豳地在禹貢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竝以隰原爲豳地名與箋說異

于豳斯館傳館舍也瑞辰按白虎通京師篇引詩于豳斯觀據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靈圄燕於閑觀漢書文選皆作館是館觀古同聲通用作觀者蓋三家詩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瑞辰按礪者厲之俗說文厲旱石也繫傳旱石麤石也案厲爲旱石對底爲柔石言柔爲細石則旱爲麤石矣麤石謂之厲猶粗米謂之糲也鍛當以作碫爲正毛傳鍛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碫碫石也今本奪一字說文鍛厲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碫石段與厲絕然二事柴誓鍛乃戈矛礪乃鋒刃鍛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鋒之利也今按段說辨碫非厲是也惟鍛金鐵今皆以鐵爲質未有以石者古之段物或以石故春秋鄭公孫段字子石與後世異

說文以碫爲碬石義本毛傳鄭箋以石爲鍛質者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以山石爲椹質爾雅椹謂之椹釋文椹本或作砧鍛金之以石爲質蓋猶擣衣之有砧也鍛碬段三字同聲通用而說文曰鍛小冶也碬碬石也段椎物也則三字各有本義段爲椎物所該者廣不必皆以石惟以石段物則名碬詩作鍛者段借字耳正義以鍛爲冶鐵之名失之說文碬本或作碫徐音平加反亦誤

止基迺理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瑞辰按止猶既也釋詁卒已也釋言卒既也已與止同義卒爲已又爲既則止亦既也止基迺理猶言既基迺理也止旅迺密猶言既旅迺密也與上章既登乃依既景迺岡句法正同箋訓止爲止息之止失之

爰衆爰有箋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瑞辰按有與衆同義猶言爰居爰處亦居也爾雅釋詁嚘庶大也又曰嚘庶有也有大義近易雜卦曰大有衆也知有亦與衆多義同魚麗詩旨且有猶言旨且多有亦多也下夾其皇澗四句皆言來居之衆多則承上爰衆爰有言之

止旅乃密傳密安也箋公劉居豳則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亦安瑞辰按旅廬古通用旅當讀如十里有廬之廬廬寄也謂民既寄廬於此乃見其繁密也箋以止旅爲止軍旅之役失之

芮鞫之即箋芮水涯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瑞辰按芮即汭之段借鞫通作泧阮又作埶周官職

方雍州其川涇汭鄭注汭在幽地引詩汭泥之即漢書地理志芮水出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據顏師古言韓詩作芮鞫則知鄭注周禮以汭鞫雍州川者亦韓詩說至箋毛詩始從爾雅毛傳今按箋說是也汭入以雙聲爲義故說文以汭爲水相入貌王肅亦云汭入也出爲外則入爲內故水厓之在內亦名汭鞫窮鞫曲皆雙聲故傴僂之狀曰翑窮水之外曲亦名鞫耳至傳云鞫究也者李巡平曰傳蓋讀鞫爲究古鞫涅二字俱从尻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鞫鞫涅究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究即鞠也可補孔疏之缺今按爾雅釋言鞫究窮也鞫究同義故傳

以究釋鞫鞫究爲水涯即水窮處也爾雅又言厓內爲隩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今按內曲爲芮外曲爲鞫則詩之芮鞫又即爾雅之澳鞫

坷酌

可以餔餥傳餔餥也餥酒食也釋文餔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瑞辰按說文鐎滫飯也饋餔皆或體字爾雅釋言饋餾稔也郭注今呼餈音脩餈飯爲饋饋均孰爲餾詩疏引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餾說文餾飯氣流也蓋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是餔餾本一事胡承珙曰說文以饋爲滫即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饋今按饋與餾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爾雅竝訓爲稔毛傳即以餾釋饋猶其以函釋牆也饋爲蒸米則饎宜讀

如饎人之饎周官大鄭注饎人主炊官也儀禮鄭注炊黍稷爲饎是也不得从爾雅訓爲酒食

卷阿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瑞辰按汲冢紀年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其所言出遊之年雖未足信然以詩義求之其爲成王出遊召康公因以陳詩則無疑也首章豈弟君子來遊來歌正謂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君子謂成王也箋以君子爲賢臣失之以矢其音及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乃召康公欲人之陳詩荅王爾雅對遂也廣雅對荅也對爲遂則遂亦可訓對遂歌猶云荅歌也傳云遂爲工師之歌箋云欲令遂爲樂歌竝失之

有卷者阿傳卷曲也瑞辰按說文卷㲻曲也是卷之本義引申爲凡曲之稱猶鬈本髮好引申爲好兒之稱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瑞辰按伴奐二字疊韻說文伴大兒奐字注一曰大也是二字同義皆大也古讀奐同援故伴奐又通作畔援廣大者易放縱故箋訓爲自縱弛之意傳訓爲廣大有文章者蓋以廣大釋伴字以文章釋奐字非詩義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瑞辰按彌者㒳之段借段玉裁曰蓋用弓部之弭而又省玉也說文㒳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珙曰終者盡也彌其性卽盡其性也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瑞辰

按爾雅釋詁酋終也郭注引詩嗣先公爾酋矣蓋本三家詩據三章百神爾主矣四章純嘏爾常矣皆有爾字則从郭引有爾字爲是箋云而終成之而猶汝也正義釋傳云汝王能終之矣似鄭箋及正義本皆有爾字故以爾及汝王釋之今本乃後人妄刪耳酋之言久也就也久則有終就亦終也故爾雅訓爲終正義本作遒今作酋者从釋文本說文酋繹酒也繹酒即昔酒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醳酒者也是酋有久義又說文僔終也僔之古音與酋同釋名曹酋也猶爾雅慒慮也釋文云慒音囚也音同則義同故僔亦訓終

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箋弗福瑞辰按爾雅釋言弗小也傳以弗爲弗之爲弗之叚借故訓爲小對下純嘏爲大福言也爾雅釋詁祓福也郭註引詩祓祿康矣益本三家詩弗與祓雙聲方言福祿謂之祓戩箋以弗爲祓之叚借故訓爲福猶牛民箋讀弗爲祓也傳箋各有所本正義言弗之爲小爲福皆無正訓由不明叚借之義耳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瑞辰按胡承珙曰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惟鄭箋嘏訓受福其實義相成也益嘏本訓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衞陳魯之閒謂之嘏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曰嘏福之大也傳但曰大而福義自見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

食禮以嘏于主人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今按胡說是也逸周書寶典篇樂獲純嘏孔晁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正與傳箋義合又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嘏與祜音義竝同嘏亦爲大福

有馮有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箋馮馮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瑞辰按說文馮馬行疾也此馮之本義至訓馮依者乃倗字之叚借說文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又朋下曰鳳飛羣飛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謂倗借作朋也此詩倗借作馮猶溯爲無舟渡河經傳通借作馮一貝爲朋亦借作馮也俗作憑失之有馮有翼猶云有輔有翼傳云道可馮依非詩義也說文凭依几也引周書凭几盍以馮爲凭之叚借亦非

有孝有德箋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瑞辰按王尚書曰爾雅善父母爲孝推而言之則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謚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視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大雅通追來孝追孝謂追善德也周語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今按王說是也此詩有孝有德亦泛言有善有德不必專指孝親言此與上有馮有翼皆指求賢用吉士箋以有孝爲指成王失之

以引以翼傳引長翼敬也箋使祝贊道之扶翼之瑞辰按行葦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彼謂引翼老者此謂引翼人主義得兩

通箋指祭祝言失之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瑞辰按傳以翽翽爲衆多則其羽卽指衆鳥言亦當對鳳凰言非謂鳳凰與衆鳥胡承珙釋之曰若云鳳凰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於所止耳其說是也說文曰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詩所以言衆鳥之翽翽箋以翽翽爲鳳鳥之羽聲又以亦爲與衆鳥與傳異義正義引王肅述毛以亦爲鳳事自相亦尤非毛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瑞辰按首章言矢音者望賢者之陳歌也末言賢人衆多則陳詩者亦多正與首章相應非謂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也故以不多爲多箋誤解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詞正義據箋申傳又以不多爲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殊失傳指

民勞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瑞辰按爾雅釋詁幾危也又曰汔幾也幾古幾字見汗簡玉篇引埤倉汔幾也說文幾汔也是知傳訓汔爲危者正以危與幾同義猶殆訓危又爲庶幾也故箋以幾申釋傳義胡承珙曰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

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皆以危爲幾是也正義讀傳危如安危之危失之泛幾以雙聲爲義故釋詁又曰幾近也詩疏引孫炎曰泛近也昭十年左傳引詩泛可小康杜注泛期也幾期以聲近爲義詩疏引史記周昌傳臣期知其不可以釋杜義誤矣漢書元帝紀魏志辛毗傳並引詩迄可小康蓋本三家詩迄卽泛字之俗顏師古訓迄爲至亦非又按此詩以康休息愒安對上民亦勞止言之而歷言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者非謂民勞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爲語詞猶以大與中爲語詞也文王詩小心翼翼小心猶言中心也公羊桓十六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猶言不能使衛眾迪此詩主言勞止以止爲語詞若但言泛可康泛可休則不辭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謂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之也小爲語助蓋失其義久矣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訓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隨讀若譎譎音土禾反字或作詑又作訑隨其段借字也方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閒謂之倢或謂之諵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沇州謂欺曰訑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燕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今按王說以詭隨爲譎詐謾欺之人是也元應書引三倉詭譎也廣雅釋詁詭欺也詭通

作惛廣雅釋言詭惛也又省作危莊子漁父曰苦心勞形以危其眞釋文危本作譌詭僞亦聲近僞卽譌也譌卽訛也譌通作詭又通作他廣雅訛他竝曰欺也又借作他淮南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謾他今本誤作也此从廣雅疏證引又通作訑元應書引纂文曰兗州人以相欺人爲訑人皆詭隨爲譌詐謾欺之證至謂詩詭隨卽無良之人無大惡小惡之分則非胡承珙曰案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機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意也廣雅亦曰詭隨小惡也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云以謹罔極卽其惡漸大矣此仍從毛義爲允又按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據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亦讀縱爲聽從之從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瑞辰按能與柔義相近柔之義爲安爲善能亦安也善也易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能善也是其證矣能字从㠯得聲古與而字聲近通用易卽能視跛能履虞本作而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註而讀曰能皆而能通用之證漢督郵碑深遠而邇卽柔遠能邇也而如古同聲故箋訓能爲伽伽卽如也如猶若也廣雅如若有順意爾雅若順也故箋云順伽其近者正與安善義通徐邈云能鄭奴代反此卽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故能又讀而

訓如也王尚書經義述聞曰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襄二十一年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今按王說是也公羊僖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乎母猶言不順乎親能亦順也舊解多失之

以謹憯慘傳憯慘大亂也箋憯慘猶讙譁也瑞辰按憯者恨之段借說文恨慘也慘亂也引詩以謹憯慘憯慘當爲恨慘之譌

釋文憯說文作恨是其證也呂刑泯泯棼棼傳泯泯爲亂遞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晁注泯芬亂也恨與泯同義賓之初筵詩載號載呶傳號呶呼號讙呶也說文呶讙聲也箋讀慘爲呶故以讙譁比之讙譁當从釋文本作讙譊周官大司馬注鐃讀如讙譊之譊賈疏引詩以讙讙譊譊蓋本三家詩鄭箋亦本三家爲說譊即譊也

以謹醜厲傳醜眾厲危也箋厲惡也瑞辰按醜厲二字同義醜亦惡也古者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厲爲眾失之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瑞辰按戎女一聲之轉故箋以戎爲女之段借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絟本或作卷瑞辰按說文無繾

綣字新附有之錢大昭曰繾綣當作緊綮楚詞九思曰心緊綮兮傷懷王逸章句緊綮糾繚也一作繾綣說文緊纏絲急也綮纏臂繩也今按緊字糾忍切从臤絲省別作絟玉篇引春秋成公四年鄭伯絟卒有古千一切則从臤得聲與繾音近故繾綣即緊綮之別體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繾綣從公杜注繾綣不離散也與反覆義正相成廣雅釋詁繾綣摶也摶義與不離散義相近胡承琪曰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正與不離散義通也

王欲玉女簚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瑞辰按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阮宮保謂詩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叚借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畜女好女不得不用大諫詩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無異玉即畜字之叚借其說是也因思禮記請君之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即好女猶云淑女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箋解爲金玉之玉失之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瑞辰按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注亦云大雅版之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反以聲爲

義韓詩外傳以上帝版版下民瘉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知箋云反先王與天之道正本韓詩申傳反字之義非分釋版版爲二事正義釋傳云反又反釋箋云反有二事則凡詩中疊字如管管憲憲皆將舉二事以釋之其謬甚矣

下民卒癉傳癉病也釋文癉本又作僤沈本作癘瑞辰按卒者悴之淄借說文悴憃也讀與瘁同瘁癉皆病也韓詩外傳引詩正作下民瘁癉說文癉勞病也疸黃病也二字音同而義別癘益疸字之或體禮緇衣引詩作亶本亦作癘爾雅癘病也作癉者正字亶癘僤皆叚借字

出話不然傳話善言也瑞辰按話有二義有但作言字告字解者爾雅話言也盤庚乃話民之弘卒釋文引馬融注話告也言出話當訓言惟此詩出話不然話當訓爲善言耳然者噊之借方言欻然也說文噊語聲也廣雅然麾也

爲猶不遠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瑞辰按猶通作繇爾雅繇道也又作猷方言裕猷道也故傳訓猷爲道然下文猶之未遠卽承上爲猶不遠言之傳於下訓猶爲圖則上不得異義故箋以謀釋之謀圖一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瑞辰按管管爲悳悳之叚說文悳憂也廣雅作惀亦云憂

也字通作懼釋訓懼懼惴惴憂無告也玉篇廣韻悳字下云悳憂無告也是悳悳卽懼懼也又通作瘉爾雅瘉瘉病也竝與毛傳無所依繫義近傳意蓋謂王詐爲求賢之詞言世無聖人其憂悳悳然若無所依也不實於亶則並無求賢之實矣此二句正承上出話不然言之猶下句猶之不遠承上爲猶不遠言也至箋以靡聖爲無聖人之法度而以管管爲心自恣此蓋與傳異義廣雅釋訓管管浴浴也浴與欲古通用浴卽欲之段借其義當本三家欲卽恣也與箋訓以心自恣正合箋義亦本三家也正義合傳箋爲一誤矣

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瑞辰按憲欣二字雙聲憲憲卽欣欣之段借猶掀訓軒起昕天卽軒天皆以雙聲爲義也欣通作

訢說文訢喜也字从言疑有喜言之義與下文泄泄義相近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瑞辰按說文呭多言也又詍多言也竝引此詩荀子解蔽篇曰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是泄泄實多言之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沓通作譶說文譶譶也玉篇譶諸妄語也荀子正名篇曰譶譶然楊倞注譶譶多言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是沓沓亦爲多言故傳曰泄泄猶沓沓其義本之孟子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正以言非先王之道爲猶沓沓與荀子訓詍義合泄泄謂多言妄發故下文辭輯辭懌專以言詞言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也郭注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此詩箋云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

其惡其義正本爾雅均與說文多言義近正義以泄泄猶沓沓爲競進之意朱子孟子集注又以泄泄沓沓爲弛緩之意均與古義違矣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瑞辰按說文洽霑也洽合也傳訓洽爲合者謂洽爲洽之叚借釋詁郃合也郃卽洽猶毛詩在洽之陽稱引者亦多作郃也懌朱彬讀爲殬釋說文殬敗也殬借作懌猶殬作斁與擇也莫朱彬讀爲瘼訓病謂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敗則民病義較傳箋爲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正兼詞之美惡言之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謷謷也箋謷謷然不肯受瑞辰按囂謷二字疊韻十月之交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謼謼是囂謷通用之類據說文囂聲也讒口囂囂當以作囂爲正字韓詩作謼謼叚借字也說文謼眾口愁也引詩哀鳴謼謼爲謼之正字此詩當以謷謷爲正字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卽謷之始毛詩作囂囂亦叚借字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郭注皆傲慢賢者蓋以敖敖爲釋此詩聽我囂囂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與爾雅正合至爾雅釋文引舍人本傲作毀云敖敖眾口毀人之貌則以敖敖爲釋詩讒口囂囂矣桂氏馥云箋不肯受當爲不省受之譌廣雅謷謷不省語也是其證說文謷不肖人也韻會引說文作不省人言也不省

亦當爲不省今按桂氏說是也王逸九思令尹兮謦謦注謦謦不聽語言而妄語也按此訓訣合二義爲一然可證謦言謦爲不省人語玉篇謦字注引廣雅云謦不入人語也埤雅云不聽也竝與不省受之義同謦卽謦之俗也

老夫灌灌傳灌灌猶欵欵也瑞辰按灌欵以疊韻爲訓說文懽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胡承珙謂灌爲懽之借故說文引爾雅正作懽懽

我言維服箋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瑞辰按服者艮之叚借說文艮治也我言維治治言對亂言而言猶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若直云我言維事則不辭故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

天之方懠懠怒也瑞辰按釋言懠怒也引詩天之方懠此傳所本說文無懠字愔注云小怒也从心豈聲陳壽祺謂卽天之方懠之懠今按廣韻愔在十三祭尺制切音義正與懠同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瑞辰按夸毗爾雅釋文引字書作跨跾玉篇廣韻皆作跨跾爾雅與籧篨戚施同釋三者皆連緜字非可分析言之毛傳體柔人也相臺本作以體柔人合箋及正義考之當从相臺本爲是孫炎云夸毗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義正與毛傳同爾雅以口柔面柔體柔同釋蓋猶論語巧言令色足恭三者竝舉足恭卽

體柔也臧庸拜經堂日記曰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大戴記曾子終身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文是知足恭古皆如字讀今按臧說是也論語孔安國注足恭便僻之貌此詩正義便僻其足前却爲恭正本論語孔注墨子云再拜便僻便槃二字同聲便僻卽槃辟也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僻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今案辟當讀如宛然左辟之辟便辟槃辟皆便旋退避足恭之貌卽詩所云夸毗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也說文侮憮詞也憮憮憮也段玉裁疑侮卽夸毗字胡承珙曰毗卽憮之借憮今字作憮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釋文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咿瑞辰按說文引詩作唸咿者正字詩及爾雅作殿屎者叚借字也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七引埤蒼噢咿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據說文咿从口伊省聲是咿與呻實一字屎字說文所無惟徙字下云屎古文徙屎蓋屎字之淆

喪亂蒸資傳資財也瑞辰按資齊古同聲通用易喪其資斧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應劭曰齊利也資又通齎周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曰齎或爲資外府注齎行道之財用也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聘禮問幾月之資鄭注資行用也古文資爲齎廣雅齎裝也齊卽齎之淆借

據說文鈔利也讀若齊資齊皆當爲鈔之叚借傳訓爲財猶說
文訓利也桑柔詩國步蔑資義同此鈔借作資猶說文趎讀若
資也又按說文資貨也貨財也貨財同義則資之本義亦與鈔
近逸周書酆謀解三施資注旅資以惠也蓋以資爲行用之財
至齎據說文曰齎持遺也掌皮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則與
資音同而義別矣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正義牖與誘古字通用瑞辰按召南詩吉
士誘之傳誘道也樂記引詩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韓詩外傳
引詩亦作誘此誘牖通用之證據說文羑相詶呼也从𠂤羑或
作誘古文作羑羊部又曰羑進善也文王拘羑里在湯陰是訓
道訓進皆當以羑爲正字顧命天受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
也作誘者羑字之或體羑或借牖猶羑里尚書大傳史記皆作
牖里也羑或作誘因羑或作誘古文亦通作羑也

如壎如篪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案樂器相
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篪張萱疑耀云閻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
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壎
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角而篪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可補孔
疏之缺

攜無曰益箋無曰是何益瑞辰按攜猶取也取民之道以治民
非於民有所增益卽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卽接以牖民孔易
矣箋以益爲何益失之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民之行多爲邪僻者乃女君

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瑞辰按盧氏釋文考證云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玉裁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葢漢時毛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多爲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辟字釋爲邪矣胡承琪曰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立法後儒訓下辟字亦爲邪非經義矣今按釋文本作多僻與後漢書家語玉篇文選注引同

正義本自作多辟與左傳引同瀁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是亦以辟爲正字矣至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阮宮保校勘記謂猶昔育恐育鞠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其說是矣段氏遂據以爲多辟當作僻之證失之又按文選思元賦覽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義與左傳引詩同又與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同其說葢本三家詩其字自从本字作多僻耳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車事者瑞辰按說文价善也引詩价人維藩本毛詩爾雅介善也郭注引詩作介葛子君道篇漢書諸侯王表及王莽傳引詩竝作介葢本三家詩介卽价之省借箋訓介爲甲失之介爾古通用爾雅

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竝曰秀大也价人爲善人卽爲大人與下大師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甲則不相類矣

大師維垣傳垣牆也箋大師三公也釋文大師音泰注大師同瑞辰按此詩三句連言大皆當讀如大小之大首句价人維藩价亦大也不應大師大宇獨音泰且介人爲賢臣則三公皆在其內不應重言太師宜謂大眾大師維垣猶云眾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維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維垣以證愛民而安徐氏璈謂其以大師爲大眾其說是也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特以師之訓眾爲常義故傳不待言耳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大宗維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瑞辰按相臺本箋作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據鄭注禮記繼別爲宗云別子之世適也又此詩正義云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則从相臺本爲是古以別子之世適爲大宗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傳以大宗爲王者失之且翰與藩垣屏竝言皆是扞衛國家之義不得以維翰獨指王者言也

無敢戲豫傳戲豫逸豫也瑞辰按豫與戲竝言豫亦戲也孟子趙注豫亦遊也逸通作佚又作勚倉頡篇豫佚也廣雅勚遊二字竝訓爲戲是豫亦訓戲之證豫亦爲戲猶之節南山不敢戲談玉篇廣韻竝云談戲調也談亦戲也毛傳以逸豫釋戲豫正以逸亦戲也後漢書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而釋之

曰天戒誠不可戲也亦以戲豫同義故但以戲釋之耳正義謂戲而逸豫失之

敬天之渝箋渝變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渝變也葢釋詩舍命不渝非釋詩敬天之渝渝與怒對文當讀爲愉唐風他人是愉毛傳愉樂也喜樂義近敬天之愉猶云敬天之喜作渝者段借字也迅雷風烈爲天之怒則和風甘雨爲天之喜天之怒喜皆敬則無時而不敬矣

昊天曰旦傳旦明瑞辰按詩以旦衍爲韻釋文本衍作羨旦羨亦韻也或據郊特牲旦明旦爲禮字脫其半因疑此詩旦亦神字之脫誤則於韻不合矣

及爾游衍傳游行衍溢也箋游溢相從釋文本作羨云本或作

衍瑞辰按廣雅釋言淫游也小爾雅淫溢沒也游衍之言與淫溢義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皃也引申爲盈溢之稱訓詁者當以衍爲正字作羨者同音段借字小爾雅延衍散也游衍卽放散之義溢與散義正相成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終

長沙王先愼
善化劉 鉅校